擒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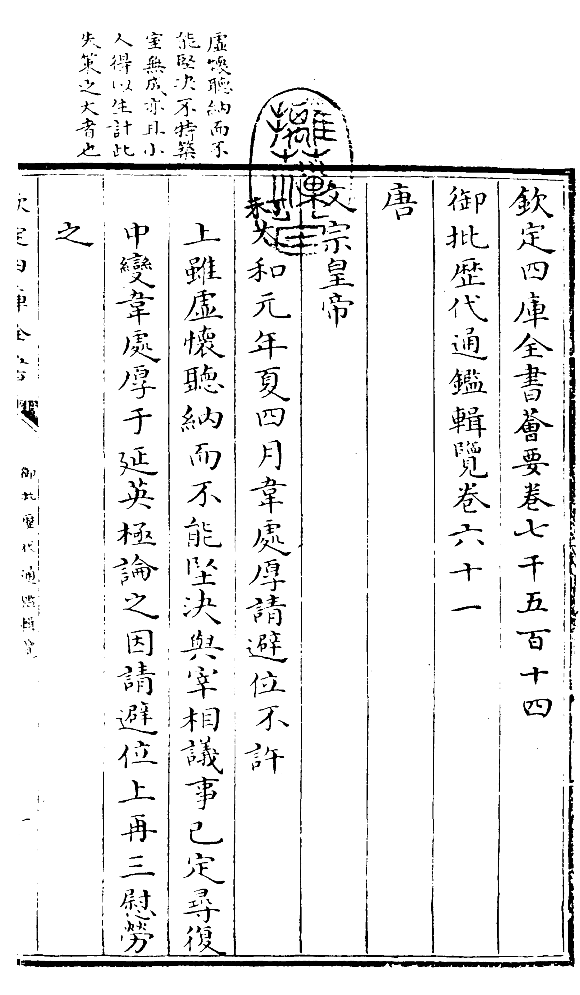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六十一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不特築室無成亦且小人得以生計此失策之大者也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百十四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六十一

唐

文宗皇帝

大和元年夏四月韋處厚請避位不許

上雖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與宰相議事已定尋復中變韋處厚于延英極論之因請避位上再三慰勞之

以高瑀冀州蓚人為忠武貞元十年以陳許節度為忠武軍節度使

自大歴以來節度使多出禁軍大將皆以倍稱之息貸錢以賂中尉動踰億萬然後得之未嘗由執政至鎮則重歛以償所負及是忠武帥王沛許昌人卒裴度韋處厚始奏用高瑀中外相賀曰自今債帥鮮矣

六月以王播同平章事

播入朝力圖大用所獻銀器以千計綾絹以十萬計遂得宰相

秋七月葬莊陵在西安府三原縣西北

八月兗海節度使李同捷叛詔削其官爵發諸道兵討之初橫海節度使李全畧本王日簡賜姓名卒其子同捷擅領留後朝廷經歲不問全畧卒于寶歷二年三月敬宗持詔不下及上即位同捷冀易世之後或加恩貸遣使奉表請遵朝旨乃移同捷鎮兗海朝廷猶慮河南北諸鎮搆扇同捷使拒命乃悉加檢校官已而同捷託為將士所留不受詔詔削官爵命烏重胤王智興等各帥本軍討之同捷遣其子弟以珍玩女妓賂河北諸鎮李載義執其姪

并所賂獻之史憲誠與全畧為婚獨以資財助同捷裴度不之知以憲誠為無二心會憲誠遣吏至中書請事韋處厚謂曰晉公于上前以百口保汝使處厚則不然但仰俟所為自有朝典耳憲誠懼不敢復與同捷通時烏重胤屢破同捷兵王智興亦奏拔棣州會重胤卒以李寰代之寰所過殘暴至則擁兵不進但坐索供饋詔改寰夏綏以李祐為横海節度使

戊申二年春三月親策制舉人

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横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賢良方正劉蕡字去華昌平人對策極言其禍畧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内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弑之漸

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之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于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持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為義則正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于諸侯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于前當除于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矣昔秦之亡也失于彊暴漢之亡也失于微弱彊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又曰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綱紀

曰秦國祚曰哀姦宄曰彊黎元曰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又曰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于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六軍不主兵事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内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讐足己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紲藩臣下臨宰輔隳裂王度汩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

考官散騎常侍

考官既歎賞蕡策乃以指斥宦官觸禁非銖衡鑑之公妄在諫官又復為執政所抑鉗口不言紀綱於是掃地矣

馮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等見蕡策皆嘆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裴休（字公美濟源人）李郃（字子元道州延唐人）杜牧（字牧之佑之孫）崔慎由（字敬止融之孫）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曰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為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綱紀遂滅況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蕡由是不得仕于朝終于使府（節度幕府）御史

宰相叙百揆其職固無所不統自漢晉以來丙吉大言燮理調

秋九月詔削王庭湊官爵命諸軍討之

庭湊陰以兵助李同捷乃下詔罪狀庭湊削官爵命諸軍四面討之時同捷軍勢日蹙庭湊不能救乃遣人說魏博大將丌志紹使殺史憲誠父子取魏博志紹遂作亂引所部兵二萬人還逼魏州義成節度使李聽討破之志紹奔鎮州丌音其

舊書作丌音其皆姓也未知孰是

冬十二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處厚卒

以路隋同平章事

隋言于上曰宰相任重不宜兼金穀瑣碎之務如楊

安自命風流於是不親案吏不視細事名尊相體實廢官常路隋此言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至楊國忠輩擅權適賄由於委任非人以被貪憸性成當日即不與瑣務其能盡匡弼之職乎栢耆雖不免急功然以諸道攻三年不能得之賊一旦誅之其

國忠元載皇甫鎛皆姦臣所為不足法也上以為然于是裴度辭度支上許之

己酉三年春二月横海節度使李祐帥諸道兵擊李同捷破之夏四月同捷降滄景平

李祐帥諸道兵擊李同捷拔德州同捷請降祐遣大將萬洪守滄州宣慰使栢耆疑同捷之詐自將數百騎馳入滄州以事誅洪取同捷詣京師或言王庭湊欲以奇兵篡之者斬同捷傳其首諸道兵攻同捷三

功固可抵過上乃以李祐之死遂令自盡何以勵用命之士哉

年僅能下之而耆取為己功諸將疾之爭上表論貶耆為循州司户初祐病聞耆殺洪大驚遂劇上曰祐若死是耆殺之也祐尋卒賜耆自盡

六月魏州軍亂殺其節度使史憲誠推何進滔（靈武人）知留後以拒命秋八月以進滔為魏博節度使

初憲誠聞滄景將平而懼使其子唐（字得仁後更名孝章）奉表請入朝且以所管聽命詔從憲誠鎮河中而以李聽鎮魏博憲誠竭府庫以治行將士怒殺憲誠奉兵馬

使何進滔知留後聽至魏州不得入七月進滔出兵擊聽走之時河北久用兵饋運不給八月遂以進滔為節度使

以殷侑陳州人為齊德滄景節度使是年始以齊州隸橫海滄州承喪亂之餘骸骨蔽地戶口存者十無三四侑至鎮與士卒同甘苦招撫流散勸之耕桑三年之後戶口滋殖倉廩充盈

赦王庭湊復其官爵

庭湊因鄰道徼露請服之意遂赦之

以李宗閔同平章事

徵李德裕為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為相會宗閔有宦

官之助遂以宗閔同平章事宗閔惡德裕逼己出之

滑州

九月命宦官毋得衣紗縠綾羅

上性儉素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遊畋未嘗

留意駙馬韋處仁著夾羅巾上謂曰朕慕卿門地清

元穎暗事召釁詆不足惜然蠻人已襲陷諸州而不聲其內犯之罪乃因表謝、卸帥為之汲汲貶逐措置若此河北賊尚可去哉

素故有選尚如此巾服聽其他貴戚為之卿不須爾

冬十一月禁獻奇巧及織纖麗布帛

南詔寇成都入其郛

西川節度使杜元穎以文雅自高不曉軍事減削士卒衣糧戍卒皆入蠻境鈔盜自給蠻人反以衣食資之由是蜀中虛實動靜蠻皆知之南詔嵯巔遂謀入寇初南詔勸龍晟淫虐不道弄棟節度使嵯巔殺之立其弟勸利勸利死立其弟豐祐豐祐趫敢善用其下會杜元穎為治無狀嵯巔遂謀入寇　勸龍晟異牟尋之孫弄棟漢縣隸南詔于此置府今曰姚州為

姚安府治以蜀卒為鄉導襲陷巂戎邛州戎州唐置今四川叙州府是餘注俱見前詔發近鎮兵救之嵯巔自引兵徑抵成都陷其外郭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嵯巔遣使上表曰杜元穎不恤軍士軍士競為鄉導祈誅虐帥誅之不遂無以慰蜀士之心願陛下誅之詔貶元穎循州司馬

庚戌四年春正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

李宗閔引僧孺為相相與排擯李德裕之黨稍稍逐之

二月興元軍亂殺節度使李絳三月以温造為山南西

道節度使討平之

南詔之寇成都也詔山南西道發兵救之節度使李絳募兵千人赴之蠻退而還詔悉罷之絳名新軍諭旨賜以廩麥而遣之皆怏怏而退監軍楊叔元素惡絳不奉己以賜物薄激之衆怒大譟掠庫兵趨使牙絳方宴走登北城或勸絳縋而出絳曰吾為元帥豈可逃去麾推官趙存約令去存約曰存約受明公知何可苟免牙將王景延戰死絳存約等皆遇害叔元

奏絳收新軍募直以致亂三省官上疏共論絳冤及叔元激怒亂軍之罪上始悟以温造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討亂兵造行至褒城遇興元都將衛志忠征蠻歸密與之謀以其兵八百人為牙隊五百人為前軍入府分守諸門既視事饗士卒志忠密以牙兵圍新軍殺之八百人皆死楊叔元起擁造靴求生造命囚之詒流康州唐置今肇慶府德慶州是

以栁公綽為河東節度使

陘北沙陀沙陀係神武川在陘嶺之北素驍勇為九姓六州胡所畏伏公綽至鎮奏以其酋長朱邪執宜為陰山都督使居雲朔塞下捍禦北邊執宜入謁神彩嚴整進退有禮公綽謂僚佐曰執宜外嚴而內寬言徐而理當福祿人也使夫人與其母妻飲酒饋遺之執宜感恩為之盡力自是虜不敢犯塞

夏六月以裴度為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度以老疾辭位故有是命仍詔三五日一入中書

秋七月以宋申錫字慶臣史不詳何所人同平章事

上患宦官彊盛元和實歷逆黨猶在而中尉王守澄尤專横嘗密與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偪上以申錫沈厚忠謹可倚以事擢為宰相

九月以裴度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初裴度征淮西奏李宗閔為判官由是漸獲進用至是宗閔惡度薦李徳裕因其謝病出之

冬十月以李徳裕為西川節度使

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徳裕至鎮作籌邉樓圖蜀

德裕在蜀治績

貫出杜黄裳輩

舉之上獨以門户恩怨之見牢不可破是以學萱雖中機宜而舉措動多隔閡况宗閔僧孺輩乎於此見黨人之禍人家國可為深歎

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于軍旅習邊事者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上命德裕修塞清溪關在今雅州府清溪縣南以斷南詔入寇之路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有詔來年亦歸蜀人恟懼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為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若北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朝臣建言罷兵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保障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

申錫引用王璠不密害成固皆

辛亥五年春正月盧龍將楊志誠逐其節度使李載義二月以志誠為留後

上聞志誠作亂召宰相謀之牛僧孺曰范陽自安史以來非國所有劉總暫獻其地朝廷費錢八十萬緡而無絲毫所獲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也因而撫之使捍北狄不必計其逆順上從之以載義恭順有功拜太保以志誠為留後

三月貶漳王湊帝之弟為巢縣公宋申錫為開州司馬

曰貽伊戚特是又宗既與謀誅假寺方且寄以股心乃反間一行遂陷其術而不悟甚矣其憒憒也

上與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王璠字魯玉元和初進士爲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王守澄鄭注知之使人誣告申錫謀立漳王上以爲信然甚怒守澄欲遣騎屠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守澄乃止上命捕所告品官晏敬則等于禁中鞫之皆自誣服獄成左常侍崔元亮字晦叔磁州昭義人給事中李固言字仲樞趙人諫議大夫王質字華卿通五世孫補闕盧鈞字子和藍田人等請以獄事付外覆按上曰吾已與大臣議之

矣元亮叩頭流涕曰殺一匹夫猶不可不愼重況宰相乎上意稍解復召宰相入議牛僧孺曰人臣不過宰相申錫復欲何求且申錫殆不至此注恐覆按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存亮即日致仕坐死徙者數十百人申錫竟卒于貶所開成初詔復官爵

秋八月以崔郾爲鄂岳觀察使

鄂岳多盜剽行舟郾訓卒治兵作蒙衝戰船也追討悉誅之初郾在陜以寛仁爲治或經月不笞一人及至

鄂嚴峻刑罰或問其故鄖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地險民雜慓狡為姦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政貴知變葢謂此也

九月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注見前來降

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衆奔成都李德裕遣兵據其城維州城本姜維故壘在島硐山上具奏其狀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

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彼若來責失信蕃馬蔚茹川亦曰葫蘆河出今固原州西南北流至寧夏府入黄河元和志蔚茹水在蕭關縣西一名葫蘆河上平涼阪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謀悉歸之吐蕃吐蕃誅之于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尹起莘發明曰維州之絳司馬氏光既是僧孺而胡氏寅又復非之此如訟牒紛挐孰從而折衷邪夫維州唐之故壤吐蕃盜而有之幸而德裕展布方畧悉怛謀帥衆來降固非其他招納叛降之比胡乃拒而

不納萬一河湟故土盡復版圖亦將却而絕之乎審此則牛李之是非決矣

壬子 六年春正月羣臣上尊號不受

右補闕韋溫字弘育貫之兄綬之子言今水旱為災恐非崇飾徽稱之時上善之辭不受

冬十月立魯王永帝長子為太子

十二月牛僧孺罷

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為上言縛送悉怛謀以快虜心絕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尤僧孺失策僧

杜悰欲用一宮
鶴麋德裕此特

孺內不自安會上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于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所及退謂左右曰主上責望如此吾曹豈得久居此地乎因累表請罷出為淮南節度使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入朝

以李德裕為兵部尚書

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及德裕還自西川上注意甚

為宗閔畫策平慊、耳若德裕已朝夕可望入相豈轉以知舉與御史大夫為重哉蓋德裕之意以悰為宗閔謀主故偽為驚喜寄謝冀緩其傾陷之計史家乃謂德裕實艷羨科第清華何異癡人說夢然德裕之機詐實亦可鄙矣

厚朝夕且為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深以為憂京兆尹杜悰謂曰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為慊慊若使之知舉則可以平宿憾矣宗閔曰更思其次悰曰不則用為御史大夫宗閔曰可矣悰乃詣德裕告之德裕驚喜泣下寄謝重沓宗閔復與給事中楊虞卿謀之事遂中止

癸丑七年春正月加劉從諫同平章事遣歸鎮

初從諫以忠義自任入朝欲請他鎮既至見朝廷事

柄不一心輕朝廷故歸而益驕

二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

德裕入朝上與之論朋黨事時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字慕巢）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聞而惡之故與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恱者他日又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李德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

旨稱威克愛克國行師不易之論而推之控馭外夷為尤宜觀載義以二卒守門回鶻即不敢犯令其勝嚴兵防衛遠矣無識者約束所過州縣逢迎供須惟恐傷之損望長驕何足以言治體

夏六月以李載義為河東節度使

先是回鶻每入貢所過暴掠州縣不敢詰但嚴兵防衛而已載義至鎮回鶻使者李暢入貢載義謂之曰可汗遣將軍入貢修好非遣將軍陵踐上國也將軍不戢部曲使之侵盜載義亦得殺之勿謂中國之法可忽也于是悉罷防衛兵但使二卒守其門暢畏服不敢犯令

以鄭覃（珣瑜子）為御史大夫

初李宗閔惡罩在禁中數言事奏罷其侍講上從容謂宰相曰殷侑經術頗似鄭覃宗閔對曰覃侑經術皆可尚然論議不足聽李德裕曰覃侑議論他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幸甚後旬日宣出不由宰相進擬從中宣出除覃御史大夫宗閔謂樞密使崔潭峻曰事皆宣出安用中書潭峻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慚然而止未幾宗閔罷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秋七月以王涯同平章事兼度支鹽鐵轉運使

八月詔諸王出閤停進士試詩賦

上患近世文士不通經術李德裕請依楊綰議罷詩賦又言昔元宗以臨淄王定內難疑忌宗室不令出閤議者以為幽閉骨肉虧損人倫天寶之末建中之初所以悉為安祿山朱泚所魚肉者由聚于一宮故也陛下誠能聽其年高屬疏者出閤又除諸州上佐使攜其男女出外婚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去之海內孰不欣悅上曰茲事朕久知其不可今諸王豈無

賢才無所施耳于是下詔并停詩賦然諸王出閤竟以議所除官不决而罷既而德裕罷相進士復試詩賦

加盧龍節度使楊志誠右僕射

初以志誠為吏部尚書志誠怒不得僕射留官告使朝廷不得已加志誠僕射别遣使慰諭之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作書名罪言大畧以為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畧曰貞觀中内以十六衛畜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内其居内也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三

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飈暴交捽豈暇異圖自開元末愚儒請罷府兵武夫請搏四夷于是府兵內剗邊兵外作尾大中乾而天下撇然根萌燼然矣蓋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其置府立衛乎又作戰論以為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河北氣俗渾厚果于戰耕加以土息健馬便于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産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國家無河北則精甲銳卒良弓健馬無有也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不可他使六鎮之師低首仰給咸陽西北戎夷大屯亦地盡取統能應費是猶四支盡解頭腹兀然其能以是久為安乎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戰士離落兵甲鈍弊是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千夫仰食此不責實之過其敗

二也小勝則張皇邀賞賞極富溫則不肯搜奇出死
此厚賞之過其敗三也多喪兵士顛翻大都跳身而
來刺邦而去回視刀鋸氣色甚安此輕罰之過其敗
四也大將兵柄不得自專恩臣刺使迭來抑之此不
專任之過其敗五也今誠欲調持干戈灑掃垢汙以
為萬世安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為也又作守論以為
今之議者皆曰倔強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為銜策高
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
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歷貞元所以守邦
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曰生人
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于家刑
罰于國征伐于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
歷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
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不知非此而反用
以為經愚見為盜者非止于河北而已又注孫子為
之序曰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不知自何代分為二

道縉紳之士不敢言兵豈復知自古主兵者必聖賢才能多聞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議于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于將耳彼為相者安得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哉　跳身謂逃至京師也刺邦謂貶為刺史也

九月以鄭注為右神策判官

注依倚王守澄權勢熏灼上深惡之侍御史李款字言源長慶初進士閤內奏彈注請付法司旬日之間章數十上守澄匿注于右軍左軍中尉韋元素惡注軍將李弘楚說元素召而殺之因見上請罷元素從之注至蠖

屈鼠伏佞辭泉湧元素不覺執手欵曲以金帛厚遺而遣之弘楚怒解職去王涯為相注有功焉且畏王守澄遂寢李欵之奏守澄言注于上而釋之尋奏為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朝野駭歎後注守太僕卿薦御史大夫舉欵以自代曰加臣之罪雖于理無辜在欵之誠乃事君而盡節人皆哂之

冬十二月羣臣上尊號不受

羣臣上尊號會中使薛季稜自同華還言閭閻彫弊上歎曰關中小稔百姓尚爾況江淮比年大水其人

何如吾無術以救之敢崇虛名乎因以通天犀帶賞
季稜羣臣四上表竟不受
上有疾
上始得風疾不能言王守澄薦鄭注上飲其藥頗有
驗遂有寵然上自是神識耗減不能復故
甲寅八年春二月壬午朔日食
夏六月旱
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司門員外郎李中敏字藏之隴

西人上表曰仍歲大旱直以宋申錫之冤濫鄭注之姦邪今斬注而雪申錫天必雨矣不從中敏乃謝病歸東都

冬十月幽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志誠推史元忠主留務志誠伏誅

元忠獻志誠所造兗衣僭物詔流嶺南道殺之已丙以元忠為盧龍節度使

以李宗閔同平章事李德裕罷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李

仲言為翰林侍讀學士

初李仲言流象州仲言以武昭事獲罪具見前遇赦還東都會留守李逢吉逢吉由山南節度使留守東都思復入相仲言自言與鄭注善逢吉使仲言厚賂之注引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于上言其善易仲言儀狀秀偉倜儻尚氣頗工文辭有口辯多權數上見之大悅欲以為諫官置之翰林李德裕曰仲言嚮所為計陛下必盡知之豈宜寘之近侍上曰然豈不容其改過對曰仲言之惡著于

心本猶言心根安能悛改上曰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對曰逢吉身為宰相乃薦姦邪以誤國亦罪人也上曰然則别除一官對曰亦不可上顧王涯涯對曰可德裕揮手止之上回顧適見不懌而罷始涯聞上欲用仲言草諫疏極憤激既而見上意堅且畏其黨盛遂中變尋以仲言為四門助教給事中鄭肅韓佽封還敕書德裕出中書王涯詐謂二人曰李公適留語令二閣老不用封敕二人即行下德裕聞之大驚曰有司封駮豈當稟宰相意耶鄭肅字乂敬滎陽人韓佽字相之長安人閣老唐兩省官相呼之稱

仲言及注皆惡德裕以宗閔與德裕不相悅引宗閔以敵之及是上遂相宗閔而出德裕于興元以仲言為翰林侍讀學士仲言尋改名訓

十一月王庭湊死子元逵自知成德留後元逵改父所為事朝廷甚謹已而以元逵為節度使

以李德裕為鎮海節度使

先是德裕見上請留京師上以為兵部尚書及是李宗閔言德裕見命已行不宜自便詔復以德裕鎮浙

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二語似矣然邪正固不容不别而朋黨實非朝廷所宜有如李德裕較之牛僧孺為愚正矣至其朋黨怨習何嘗不為當時之害

西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上患之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以王璠為尚書左丞

鄭注深德璠（泄宋申錫之謀事見前）李訓亦與之善共薦之

乙卯九年春正月浚曲江及昆明池

鄭注言秦地有災宜興役以禳之也

夏四月以李德裕為賓客分司路隋罷

初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漳王傅母杜仲陽坐宋申錫

事放歸金陵詔德裕存處之會德裕已離浙西牒留後李蟾使如詔至是王璠等奏德裕厚賂仲陽陰結漳王圖為不軌上怒甚路隋曰德裕不至此果如所言臣亦應得罪乃以德裕為賓客分司而以隋代為鎮海節度使不得面辭而去德裕尋復貶袁州長史制以上初得疾王涯呼德裕問起居不至又在蜀徵逋懸錢百姓愁困貶之

以賈餗字子美河南人同平章事

餗性褊躁輕率與李德裕有隙而善于李宗閔鄭注

故上用之

五月以仇士良_{循州興寧人}為神策中尉

初宋申錫獲罪宦官益横上不能堪李訓鄭注揣知上意數以微言動上上意其可與謀大事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為己任二人言無不從聲勢烜赫注多在禁中或時休沐賓客填門賂遺山積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作威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上之立也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

訓注開陳方畧未嘗非當時急務故言之足聳聽聞特二人皆

為上謀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權

六月貶李宗閔為明州刺史秋七月以李固言同平章事京城訛言鄭注為上合金丹須小兒心肝民間驚懼鄭注素惡京兆尹楊虞卿與李訓共搆之云此語出于虞卿家人上怒下虞卿獄注求為兩省官李宗閔不許注毀之于上會宗閔救虞卿上怒叱出貶之虞卿亦貶虔州司馬虔州唐置今江西贛州府是以李固言為相訓注為上畫太平之策以為當先除宦官次復河湟次清河北

姦邪無實所行不逮所言且復伐異黨同睚眦必報始則罔上以行私既乃債事而誤國是知以言取人未有不為憸壬所惑者

開陳方畧如指諸掌上以為信寵任日隆連逐三相李德裕路隋李宗閔威震天下于是平生絲恩髮怨無不報者時人皆言注朝夕且為相侍御史李甘揚言于朝曰白麻出我必壞之于庭遂貶封州司馬然訓亦忌注不欲使為相事竟寢李甘字和鼎長慶末進士封州唐置今肇慶府封川縣是

以鄭注為翰林侍讀學士貶李玨為江州刺史

注好服鹿裘以隱淪自處上以師友待之注之初得幸上嘗問翰林學士李玨曰卿知有鄭注乎對曰臣豈不知其人姦邪陛下寵之恐無益聖德至是以注

為工部尚書翰林侍讀學士珏貶江州時注訓所惡皆目為二李宗閔德裕之黨貶逐無虛日班列殆空

陳弘志伏誅

時弘志為興元監軍李訓為上謀討元和之亂憲宗之崩當時皆言陳弘志弑逆事具前名之至青泥驛在漢中府畧陽縣西北青泥嶺上封杖殺之

李固言罷以鄭注為鳳翔節度使

初注求鎮鳳翔固言不可乃出固言鎮興元而以注

為鳳翔帥李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託以中外協勢以誅宦官故出注于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并圖注也注請禮部員外郎韋溫為副使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為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于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

以舒元輿李訓同平章事

元輿為中丞凡訓注所惡者則為之彈擊由是得為相上懲二李朋黨以賈餗及元輿皆孤寒新進故擢為相庶其無黨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

任之天下事皆決于訓王涯輩承順其風指惟恐不逮

冬十月以王涯兼榷茶使

先是涯請改江淮嶺南茶法增其稅及是上問鄭注以富人之術注無以對乃請榷茶以涯爲使其法籍民茶園而量給之直官自造作人甚苦之後注敗遂罷

殺王守澄尹起莘曰按唐書王守澄陳弘志二人之罪惟均然弘志之死封杖殺之故綱目書伏誅至于守澄則陰遣酖逼之而又加贈其官故綱目書殺今依綱目

訓注為上謀誅守澄先授守澄神策觀軍容使尊以虛名實奪之權至是遣中使就第賜酖殺之訓注本因守澄以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疾訓注之陰狡于是元和之逆黨畧盡矣

加裴度兼中書令

李訓所奬拔率皆狂險之士然亦時取天下重望以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朝耆俊久能散地訓皆引居崇秩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

自古宦官之禍至甘露之變而極注訓合謀各懷私見既快要功之意復無禦變之才築室道謀宜其敗耳君不密失臣臣不密失身猶不足為若輩惜也

者不惟天子惑之也然識者見其橫甚知將敗矣

十一月李訓舒元輿鄭注等謀誅宦官不克以鄭覃李石同平章事仇士良殺訓注元輿及王涯賈餗等

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數百為親兵奏請入護王守澄葬仍請令內臣盡集送之因令親兵殺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乃以郭行餘元和中進士鎮邠寧王璠鎮河東使多募壯士為部曲以羅立言宣州人知京兆府事韓約朗州

武陵人為金吾衛大將軍又與御史中丞李孝本宗室子謀并注去之宰相惟舒元輿與其謀他人莫知也及是日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奏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因蹈舞再拜宰相亦帥百官稱賀訓元輿勸上往觀以承天貺上許之先命宰相視之訓還奏非真未可宣布上顧仇士良帥諸宦者往視之宦者既去訓召行餘璠受敕璠股栗不敢前獨行餘拜殿下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召

之入士良等至左仗韓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俄風吹幕起執兵者甚衆士良等驚走詣上告變訓呼金吾衛士上殿衛乘輿者人賞錢百緡宦官即舉軟輿迎上決殿後罘罳疾趣北出羅立言帥京兆邏卒三百皆登殿縱擊宦官死傷者十餘人訓知事不濟脫從吏緑衫衣之走馬而出王涯賈餗舒元輿還中書士良等知上豫其謀怨憤出不遜語上慙懼不復言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兵五百人露刃出討賊殺金吾

吏卒六百餘入諸司吏卒及民酤販在中者皆死又千餘人擒舒元輿王涯王璠羅立言等皆繫兩軍涯年七十餘不勝苦自誣服與李訓等謀行大逆禁兵及坊市惡少年乘勢剽掠塵埃蔽天明日百官入朝上御紫宸殿問宰相何為不來仇士良曰王涯等謀反繫獄因以涯手狀呈上上召左右僕射令狐楚鄭覃示之悲憤不自勝謂曰是涯手書乎對曰是也命楚覃參決機務使楚草制宣告中外楚叙涯等反事

浮沉仇士良等不悅由是不得為相而以鄭覃李石同平章事擒獲賈餗李孝本李訓為人所殺傳其首左右神策出兵以訓首引涯璠立言餗元輿孝本獻于廟社狥于兩市命百官臨視腰斬于獨柳之下親屬皆死孩穉無遺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于中尉上不豫知也鄭注將親兵至扶風知訓已敗復還鳳翔監軍伏甲斬之滅其家僚屬皆死右軍獲韓約斬之士良等進階遷除有差自是天下事皆決于北司

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自是氣益盛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鄭覃李石曰訓注誠為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宦者稍屈縉紳賴之

十二月召六道巡邊使還京師

初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等六人李訓鄭注因遣分詣鹽靈等道巡邊詔六道使殺之會訓注敗六道得詔皆廢不行至是召之全操等追忿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盡殺之乘驛疾驅而入京城訛言寇至民驚走諸司奔散鄭覃李石在中書覃謂

石曰耳目頗異宜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

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至晡乃定

以薛元賞為京兆尹

時禁軍暴横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以薛元賞代之元賞嘗詣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辯甚喧元賞使覘之云有神策將軍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

元賞捴杖軍將明著風力亦未流之錚錚者士良雖強橫據理且折彼固莫如之何因服往見入何為哉

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將軍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命左右擒出其黨訴于仇士良士良召之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乃杖殺之而白服以見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于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于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為國惜法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丙辰開成元年春二月加劉從諫檢校司徒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荷國榮寵安肯搆逆訓等實欲討除内臣兩中尉仇士良魚弘志遂誣以反逆若其實有異圖亦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内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刧延及士庶横被殺傷臣欲身詣闕庭面陳臧否恐并陷孥戮事亦無成謹當修飭封疆訓練士卒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仇士良等懼乃加從諫檢校司徒從諫復表讓曰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涯等宜蒙湔洗不可

聽則賞典不可妄加安有死寃不申而生者荷禄因暴揚士良等罪惡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彊

三月詔京兆收葬王涯等

令狐楚從容奏王涯等身死族滅遺骸棄捐請收瘞之上慘然久之命京兆收葬涯等十一人仇士良潛使人發之棄骨渭水

夏四月以李固言同平章事

固言薦崔球李宗閔之黨為起居舍人鄭覃以為不可上曰公事莫相違覃曰若宰相盡同則事必有欺陛下者矣上與宰相語患四方表奏華而不典李石對曰古人因事為文今人以文害事上又嘗與宰相論詩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為詩也陳後主隋煬帝皆工于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覃篤于經術上甚重之

秋七月以魏謩字申之徵五世孫為補闕

李孝本二女配沒右軍上取之入宮拾遺魏謩上疏曰竊聞數月以來教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

己又名李孝本女不避宗姓大興物論臣竊惜之上即出之擢蓦為補闕謂曰朕選市女子以賜諸王耳憐孝本女孤露故收養宫中蓦于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命中書優為制辭以賞之

蓦後為起居舍人上就取記注觀之蓦不可曰記注兼書善惡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為善不必觀史上曰朕嘗觀之對曰此嚮曰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觀史則史官必有所諱避何以取信于後上乃止

又嘗命蓦獻其祖文貞公笏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亦甘棠之比也

丁己二年春三月彗星見

彗星出于張長八丈餘詔撤樂減膳以一日之膳分

充十日

夏四月以公權為諫議大夫

上對柳公權於便殿舉衣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衆

稱上儉德公獨曰陛下富有天下宜招賢納諫以致

雍熙服澣濯之衣末節耳上謂有諍臣風故有是命

以陳夷行（字周道其先江左諸陳世家潁川）同平章事

夷行性介直同位多相牴牾獨與鄭覃善每議政事

嘗助之是冬李固言罷為西川節度使

冬十月國子監石經成在今西安府學內

初鄭覃奏經籍訛謬請令儒臣校正準後漢熹平故事蔡邕書石經事見前勒石太學從之既而覃以宰相判國子監奏以起居郎周墀字德升汝南人等勘定文字旋令上石至是始成考舊唐書鄭覃所立石經官校字體有乖師法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即今西安府學石經是也天祐中韓建改築長安新城石皆委棄外城宋元祐中呂大防始移今學年歲久遠剝泐殘闕後人別為摹補刻立小石于碑旁開成舊本所存什之五六而已

前盜殺武元衡以許孟容一言尚令窮捕姦則累擊相臣直同兒戲且彼謀自強藩此則隙由閹豎每況愈下國事尚可問乎

戊午三年春正月以楊嗣復字繼之於陵子李珏同平章事李石罷為荊南節度使

上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或徘徊眺望或獨語歎息嘗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恥為凡主然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但飲醇酒求醉耳時宦官恣橫李石忘身徇國故紀綱粗立仇士良深惡之潛遣盜殺之不果石入朝盜射之微傷馬驚馳歸又有盜邀擊于坊門斷其馬尾僅而得免上大驚詔中外捕盜甚急竟無所獲石懼辭位上深知其故而無如之何

從之

以李宗閔爲杭州刺史

楊嗣復欲援進宗閔恐爲鄭覃所沮乃先令宦官諷

上上以語宰相覃果對曰陛下若憐宗閔只可量移

若欲用之臣請避位陳夷行亦曰宗閔纎人嚮以朋

黨亂政陛下奈何愛之楊嗣復曰事貴得中衆等因

與嗣復互相詆訐上曰與一州無傷覃等退上謂魏

謩曰宰相諠爭如此可乎對曰誠爲不可然覃等盡

忠憤激不自覺耳李固言素與嗣復珏善固言既罷引二人居大政以排鄭覃陳夷行每議政之際是非蜂起上不能決也

夏五月禁諸道言祥瑞

太和之末杜悰鎮鳳翔時有詔沙汰僧尼會有五色雲見于岐山近法門寺民間訛言佛骨降祥以僧尼不安之故監軍欲奏之悰曰雲物變色何常之有未幾獲白兎監軍又欲奏之悰曰野獸未馴且宜畜之旬日而斃監軍不悅畫圖獻之已鄭注代悰奏紫雲

見又獻白雉是歲遂有甘露之變及悰判度支河中奏騶虞見百官稱賀上謂悰曰李訓鄭注皆因瑞以售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卿在鳳翔不奏白兎眞先覺也對曰昔河出圖伏羲以畫八卦洛出書大禹以叙九疇皆有益于人故足尚也至于禽獸草木之瑞何時無之劉聰桀逆黄龍三見李龍暴虐得蒼麟白鹿以駕紫蓋以是觀之瑞豈在德願陛下專以百姓富安為國慶自餘不足取也上善其言遂詔諸道

皆勿以祥瑞聞

秋八月詔神策將吏改官皆先奏聞

開成以來神策將吏遷官多不奏聞直牒中書令覆奏施行遷改殆無虛日至是始詔皆先奏聞狀至中書然後檢勘施行

冬十月太子永卒

初太子永之母王德妃無寵為楊賢妃所譖而死太子頗好遊宴昵近小人賢妃日夜毁之上召宰相及

兩省御史郎官議發之皆言太子年少容有改過國本至重豈可輕動中丞狄兼謩論尤切至于流涕給事中韋溫曰陛下惟一子不教陷之至是豈獨太子之過乎翰林及神策六軍使數十人復表論之上意稍解宦官宮人坐流死者數十人至是暴薨通鑑考異曰太子永非良死也但宮省事秘外人莫知其詳以故第云暴薨

吐蕃彝泰贊普死弟達磨立

彝泰多病委政大臣僅能自守故不為邊患達磨荒

溪殘虐國人不附災異相繼吐蕃益衰

己未四年春三月司徒中書令晉公裴度卒諡曰文忠

度鎮河東以疾求歸東都詔入知政事正月至京師不能入見勞賜旁午至是卒上怪度無遺表問其家得半藁以儲嗣未定為憂言不及私度身貌不踰中人而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用捨以身繫國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

夏五月鄭覃陳夷行並罷

太和政事已成尾大不掉夷行所陳深中時弊覃玨等不知以國事為重而各徇私心言言傾軋朝政不綱正坐此輩庸臣所誤嗣復之因勢中傷亡為奸險文宗稟不知奇眊殊甚矣

上與宰相論政事陳夷行言不宜使威權在下李玨曰夷行意疑宰相中有弄陛下威權者耳臣屢求退苟得王傅臣之幸也鄭覃曰陛下開成元年二年政事殊美三年四年殆不如前楊嗣復曰元年二年覃夷行用事三年四年臣與李玨同之罪皆在臣因叩頭曰臣不敢更入中書遂趨出上召還勞之覃起謝曰此乃嗣復不容臣耳嗣復曰覃言政事一年不如一年非獨臣應得罪亦上累聖德退三表辭位上召

出之而罷覃及夷行覃性清儉夷行亦耿介故嗣復等深疾之

秋七月以崔鄲（郾之弟）同平章事

鄭覃陳夷行既罷鄲以太常卿入相

冬十月立陳王成美為皇太子

楊妃請立皇弟安王溶（穆宗第八子）為嗣上謀于宰相李珏非之乃立敬宗少子成美為皇太子（上幸會寧殿作樂有童子緣橦一夫往來走其下如狂上怪之左右曰其父也上泫然流涕曰朕貴為天子不能全一子召教坊劉

楚材宫人張十十等數人責之曰搆害太子皆爾曹也付吏殺之因是感傷舊疾遂增十一月疾少間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于彊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因泣下沾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回鶻相掘羅勿弑彰信可汗

掘羅勿引沙陀兵共攻可汗可汗自殺國人立𥂕馺特勒為可汗會歲疫大雪羊馬多死回鶻遂衰

庚申五年春正月帝不豫宦官仇士良魚弘志矯詔立頴

武宗序非當立且用立即殺溶及成美雖士良等欲以此為功而武宗之殘忍亦甚卒之享國不長其子亦不得立可以觀天道矣

王瀍穆宗第五子為皇太弟廢太子成美為陳王帝崩瀍殺成美遂即位是為武帝考太弟之立仇士良魚弘志所為也綱目于提綱不書士良等矯詔而分註載之綱與目義例不符今依唐書帝紀改書

上疾甚命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引楊嗣復李珏至禁中欲奉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己乃言太子幼且有疾矯詔立瀍為太弟成美復封陳王越二日上崩士良說太弟賜楊賢妃安王溶陳王成美死太弟遂即位時敕大行以十四日殯成服諫議大

夫裴夷直上言期日太遠不聽士良等追怨文宗凡樂工及內侍得幸者誅貶相繼夷直復上言陛下纔統宜速行喪禮早議大政以慰天下而未及數日屢誅戮先帝近臣驚率土之視聽傷先帝之神靈人情何瞻國體至重若使此輩無罪固不可刑若其有罪旬日何晚又不聽　裴夷直字禮卿河東人

九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

初上之立非宰相意于是楊嗣復李珏相繼罷去五月嗣復罷以崔珙同平章事八月李珏亦罷　崔珙博陵人也召德裕而相之德裕入謝言于上曰致理之要在于辨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栢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

人競為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為欺罔主心始疑于是旁詢小人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皆非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良以為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于大臣好為形迹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積以至禍敗茲事大誤願陛下以為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小過則容其悛改大罪則加之誅譴如此君臣之際無疑間矣

上嘉納之

冬十月黠戛斯（前注見）攻回鶻破之回鶻嗢沒斯款塞求内附

黠戛斯部落即古堅昆唐初結骨也注俱見前乾元中為回鶻所破不通中國其人悍勇吐蕃回鶻常賂遺之假以官號回鶻既衰其酋長阿熱始自稱可汗回鶻擊之連兵三十餘年反為所敗盧駁破殺諸部逃散可汗兄弟嗢没斯等及其相赤心那頡啜各帥其衆抵天德塞下貿穀食且求内附天德軍使温德彝奏回鶻潰兵侵逼西城詔振武節度使劉沔字汪彭城人屯雲迦關唐書地理志單于府有雲迦關單于府今歸化城是以備之

中官蔭子至明季而弊極其實已濫觴於此中斌一則不煩言而切中竅要瑞嘆術以有志者方當力為主持而務徒以門戶之見飾加設詞不顧是非不循法度惟報復私嫌是務可鄙甚

魏博節度使何進滔卒子重順知留後重順尋為節度使賜名弘敬

十一月以李中敏為婺州刺史

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為千牛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恚李德裕亦以中敏為楊嗣復之黨惡之出為刺史

武宗皇帝

辛酉會昌元年春三月殺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貶楊嗣

明罰飭法惟當論其罪之當否罪不當雖小豈宜輕濫罪誠當雖大安得姑容嗣復及珏如果詭謀發覺實為法所不宥特以言出士良誣搆其情尚近曖昧

復李珏遂州刺史裴夷直驩州司馬

劉弘逸薛季稜有寵于文宗仇士良惡之上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珏既罷士良屢勸上除弘逸等于是賜二人死仍遣中使就誅嗣復及珏杜悰奔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即位茲事不宜手滑時陳夷行方復相是月夷行以御史大夫同平章事德裕乃與夷行及崔珙崔鄲三上表請開延英賜對遂入泣涕極言上命之坐者三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嗣復珏

耳杜悰年少新立不宜手滑云云所謂似是而非果爾則年既長亦既久遂可不思叫頓承見閑録覽宋范仲淹於光化知軍遇賊棄城事欲為出脫其死所傳尤為悖理向已深斥其說而其手滑二字實即原本於此事不同而義則一因并著之

二人死勿使既死而衆以為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特為卿等釋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歎曰服嗣位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稜李稜志在陳王嗣復弘逸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鄉使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知遂追還二使更貶嗣復等

夏六月詔羣臣言事毋得乞留中

詔臣下言人罪惡並應請付御史臺按問毋得乞留中以杜讒邪其後上復謂宰相曰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上善之

上受法籙于趙歸真

拾遺王哲切諫坐貶

秋九月詔河東振武備回鶻

先是回鶻諸部奉烏介特勒為可汗及是天德軍使

田牟布之第欲擊回鶻以求功奏稱回鶻數將嗢沒斯等侵逼塞下請自出兵驅逐上命朝臣議之議者以為擊之便李德裕曰窮鳥入懷猶當活之況回鶻屢建大功今為鄰國所敗遠依天子未嘗犯塞柰何乘其困而擊之宜遣使者鎮撫賜以粮食此漢宣帝所以服呼韓邪也上問德裕嗢沒斯降可保信乎對曰朝中之人臣不敢保況敢保數千里外戎狄之心乎然嗢沒斯自去年九月至天德今年二月烏介始立

自無君臣之分豈可謂之叛將願且詔河東振武嚴兵保境以備之仍詔田牟毋得邀功生事從之已而嗢沒斯誘殺赤心擊走那頡啜率所部來降詔以嗢沒斯為懷化郡王賜姓李氏名思忠以其所部為歸義軍赤心那頡啜俱見上

盧龍軍亂冬十月雄武軍使張仲武范陽人討平之詔以仲武知留後

初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推牙將陳行泰主留務表求節鉞李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

廷遣使太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今請勿遣使以覘之既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遣軍吏吳仲舒表奏以聞詔宰相問狀仲舒言行泰絳皆遊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舊將性忠義通書習事人心向之計今軍中已逐絳矣李德裕問雄武士卒幾何對曰軍士土團合千餘人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心不在兵多德裕又問萬一不克如何對曰幽州粮食皆在嬀州及北邊七鎮萬一不能入則據居庸關絶其粮道幽州自困矣

七鎮唐書地理志檀州有大下北來保要鹿固赤城邀虜石子航七鎮居庸關亦曰軍都關在京順天府昌平州西北即呂氏春秋

九塞之一于是李德裕奏行泰絳皆使大將上表脇朝廷邀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表請討亂與之有名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已而以仲武為盧龍節度使

十二月遣使慰問太和公主公主下嫁回鶻事具前回鶻烏介可汗先是黠戞斯自謂李陵之後與唐同姓既破回鶻得太和公主遣達干十人奉以歸唐時朝廷未之知李德裕請遣使齎詔詣嗢沒斯訪問公主所在從之及是回鶻烏介可汗引兵邀擊黠戞斯達干殺之刼

公主南渡磧屯天德軍境上公主遣使上表為可汗求册命烏介又使其相上表借振武一城以居上乃遣使慰問賑米二萬斛上賜烏介可汗敕書喻以宜率部衆漸復舊疆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借城未有此比或欲但求聲援亦須且于漠南駐止朕當許公主入覲親問事宜儻須接應必無所吝尋遣使行册命而烏介屢擾邊境遂不果行

壬戌二年春二月以李紳同平章事

先是崔鄲罷為西川節度使及是紳由淮南入朝遂相

唐遂以栁公權為太子詹事

散騎常侍柳公權素與李德裕善崔珙奏為集賢學士德裕以恩非已出因事左遷之

三月以劉沔為河東節度使

初上以回鶻近塞遣兵部侍郎李拭鄘之子巡邊察將帥能否拭還稱沔有威畧可任大事遂以沔鎮河東

夏四月羣臣上尊號

上信任李德裕仇士良惡之會上受尊號將御樓宣赦士良揚言于衆曰宰相與度支議減禁軍衣糧芻

粟如此則軍士必于樓前諠譁德裕聞之自訴于上

上怒遽遣中使宣諭兩軍初無此事且赦出朕意非

由宰相士良乃惶愧稱謝

秋七月以李讓夷字達心隴西人同平章事

陳夷行罷遂以讓夷同平章事

八月回鶻入寇詔諸道出兵禦之

先是屢詔烏介可汗帥衆北還烏介不奉詔至是突

入大同川注見前驅掠河東雜虜牛馬數萬轉鬭至雲

州唐置今山西大同府是詔諸州發兵俟來春討之

九月以白敏中字用晦居易從弟爲翰林學士

上聞白居易名欲相之以問德裕德裕素惡居易乃言居易病衰不任朝謁其從弟敏中辭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故有是命

冬十一月以高少逸渤海人爲給事中鄭朗字有融覃之弟爲諫議大夫

初上頗好畋獵及武戲五坊小兒賞賜甚厚嘗謁太

后從容問為天子之道太后勸以納諫上退閱諫疏多以遊獵為言自是出畋稍希五坊無復横賜至是復幸涇陽校獵諫官高少逸鄭朗諫曰陛下比來遊畋稍頻出城太遠侵星夜歸萬幾曠廢上改容謝之謂宰相曰本置諫官使之論事朕欲時時聞之宰相皆賀乃遷遷以賞之

吐蕃達磨贊普死

初達磨贊普有佞幸之臣史闕其名以為相達磨卒無子

佞相立其妃綝氏兄子乞離胡纔三歲酋相結都邪見之不拜曰贊普宗族甚多而立綝氏子國人誰服其令鬼神誰饗其祀國必亡矣因拔刀剺面慟哭而出佞相殺之國人憤怨其將論恐熱悍忍多詐以誅綝妃佞相為名舉兵大破其國兵有衆十餘萬

癸亥三年春正月劉沔大破回鶻迎太和公主以歸

回鶻烏介可汗侵逼振武劉沔遣石雄（徐州人）帥沙陀朱邪赤心（執宜子後賜姓名曰李國昌）三部襲其牙帳沔自以大

軍繼之雄至振武登城望回鶻見氊車數十乘從者類華人使諜問之曰公主帳也雄使諜告之曰公主至此當求歸路今將出兵擊可汗請公主駐車勿動雄乃鑿城為十餘穴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帳可汗大驚棄輜重走雄追擊大破之于殺虎山（即黑山今在歸化城界）可汗被創遁去保黑車子族（室韋別種在突厥北善作車帳故以為號）雄迎公主以歸（已而公主至京師百官迎謁公主詣光順門去盛服脫簪珥謝和親無狀之罪上遣中使慰諭然後入宮）

二月甲申朔日食

三月以太僕卿趙蕃為安撫黠戛斯使

先是黠戛斯遣使獻名馬二詔太僕卿趙蕃飲勞之上欲令蕃就求安西北庭李徳裕等言安西去京師七千餘里北庭五千餘里借使得之當復置都護戍兵萬人不知此兵于何處追發餽運從何道得通此乃用實費以易虛名非計也上乃止黠戛斯求册命上恐其不修臣禮復求歲遺及賣馬李徳裕曰回鶻有平安史之功故有歲賜和市黠戛斯未嘗有功于中國豈敢遽求賂遺若慮其不臣當與之約必

人君居中馭外尊卑之分本自秩然而柔遠大經惟在德懷威豈待設以文字爭論抑亦末矣況遼尋苗裔偶曾是離尤失教命之體且即所稱北平太守亦有何足貴德裕偏摭文辭且自謂能使異域奉約飭禮而立言謬妄若此豈非千古笑資

稱臣叙同姓執子孫禮乃行册命上以為然乃以趙蕃為安撫使命德裕草書賜之曰貞觀中黠戛斯先君身自入朝朝貢不絶回鶻陵虐諸蕃可汗能復讐雪怨茂功壯節近古無儔今其殘兵不滿千人須盡殲夷勿留餘燼又聞可汗與我同族國家承北平太守謂李廣之後可汗乃都尉謂李陵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今欲册命可汗且遣趙蕃喻意自回鶻至塞上及黠戛斯入貢每有詔敕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上曰學士不能盡人意須卿自為之

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李德裕追論維州悉怛謀事上言維州據高山絶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三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爲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憑陵近甸旰食累朝臣到西蜀外揚國威中緝邊備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令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累表陳論答詔嚴切竟令執還蕃帥即以此降人戮于境上絶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乞追奬忠魂各加褒贈曾州河曲六胡州之一在宥州西故有是命

夏四月李德裕乞罷不許

德裕乞閑局上曰卿每辭位使我旬日不得所今大事皆未就卿豈可求去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稹自爲留後詔諸道發兵討之

初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遂與朝廷相猜恨及疾病與幕客張谷等謀效河北諸鎮以弟之子稹爲都知兵馬使至是卒稹秘不發喪逼監軍崔士康奏稱

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稹為留後上謀于宰相多以為回鶻餘燼未滅復討澤潞國力不支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知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畧劉悟之死因授從諫使其跋扈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若又因而授之則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

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為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其山東三州謂邢洺磁委兩鎮攻之賊平之日將士並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命德裕草詔賜元逵弘敬畧曰澤潞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為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上稱其語切要曰當如此直

告之也又賜張仲武詔令專禦回鶻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先是崔士康表至上遣供奉官薛士幹往諭從諫使就東都療疾遣稹入朝士幹入境不問從諫之疾直為已知其死者都押牙郭誼兗州人等大出兵迎之請用河朔事體遂扶稹出見將士發喪不受敕命德裕又以議者多言劉悟有功稹未可亟誅請下百官議上曰悟迫于救死耳非素心狥國也藉使有功父子為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稹何得復自立朕以為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于是制削奪從諫及稹官爵以王元逵何弘敬為招

册命速則軍情迥征討進則軍備修武宗於盧龍之謀使則運之澤潞之用兵則速之舉措一中窾會而功即成可以見審幾慎動之要

討使與河東節度使劉沔河陽節度使王茂元栖曜子合力攻討先是河北諸鎮有自立者朝廷必先有弔祭使册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然後用兵故常及半歲軍中得以為備至是宰相亦欲遣使上即下詔討之元逵受詔即日出師屯趙州詔以李彥佐為晉絳行營招討使

五月以崔鉉字台碩元畧子同平章事

上夜召學士韋琮字禮玉萬年人以鉉名授之令草制宰相樞密皆不之知時樞密使劉行深楊欽義皆愿慤不敢預事老宦者尤之曰此由楊劉懦怯墮敗舊風故

士良數語足盡自古刑餘蠱惑伎倆然前此文宗甘心受制蔑可知何至武宗雖外示尊寵而不得不自乞罷退甚信靖亂之本惟在馭以英斷而權不下移史無餘事也

也

築望仙觀于禁中

六月内侍監仇士良致仕

上外尊寵士良内實忌之士良頗覺遂以老病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之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吐蕃論恐熱攻尚婢婢姓没盧名贊心牙羊同國人于鄯州本唐地没于吐蕃

吐蕃鄯州節度使尚婢婢好讀書不樂仕進國人敬之年四十餘彝泰贊普彊起之使鎮鄯州婢婢寬厚沈勇有謀畧論恐熱謀篡國恐婢婢襲其後舉兵擊之婢婢謂其下曰恐熱之來以我為不足屠也不如迎伏以驕之然後可圖也乃遣使犒師且致書深自卑屈恐熱喜曰婢婢惟把書卷安知用兵待吾得國

當位以宰相坐之于家無所用也乃引兵歸娒娒笑曰我國無主則歸大唐豈能事此犬鼠乎已而娒娒擊恐熱單騎走歸尋復擊娒娒又大敗于是娒娒傳檄河湟曰汝輩本唐人吐蕃無主則相與歸唐無為恐熱所獲也

秋七月以盧鈞為昭義節度使

朝廷以鈞在襄陽有惠政得衆心故使領昭義以招懷之

遣御史中丞李回字昭度新興王德良六世孫宣慰河北三鎮

詔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令幽州早平回鶻鎮魏早平澤潞回至河朔弘敬元逵仲武皆具櫜鞬郊迎立于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興兵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辯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

以石雄為晉絳行營節度副使

李德裕言鄉日河朔用兵諸道利于出境仰給度支或陰與賊通借一縣一栅據之自以為功坐食轉輸延引歲時今請詔諸軍令王元逵取邢州何弘敬取

洺州王茂元取澤州李彥佐劉沔取潞州毋得取縣上從之彥佐行甚緩德裕請賜詔切責仍以石雄為副因以代之已而雄代彥佐為節度使受代之明日即踰烏嶺破五寨上得捷書喜甚謂宰相曰雄真良將德裕因言比年潞州市有男子磬折唱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為妖言斬之破潞州者必雄也詔賜雄帛雄悉置軍門自取一匹餘分將士故士卒樂為致死烏嶺山名在平陽府翼城縣東北與澤州府沁縣接界

八月詔忠武節度使王宰智興子趨磁州何弘敬拔肥鄉三國魏縣今屬廣平府平恩漢縣故城在今廣平府曲周縣

先是王元逵擊敗昭義兵拔宣務栅在今順德府唐山縣東北以宣務山名詔加元逵同平章事及是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出師元逵密表弘敬懷兩端李德裕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略可稱請詔宰將忠武全軍徑魏博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弘敬聞宰將至蒼黄出師拔肥鄉平恩殺傷甚衆上曰弘敬已拔兩縣可釋前疑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

九月以王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

時劉稹使牙將薛茂卿攻陷河陽科斗塞亦曰科斗店在天井關南天井關注見前會河陽節度使王茂元有疾李徳裕請以王宰為河陽行營攻討使使亟以軍援河陽兼可臨制魏博從之茂元尋卒宰遂進克天井關忠武軍素號精勇王宰治軍嚴整賊甚憚之薛茂卿以科斗塞之功劉稹不加重賞怨稹密進欵于宰宰引兵攻天井關茂卿小戰遽走遂克之茂卿入澤州遣諜告宰許為内應事覺為稹所殺

冬十月以劉沔為義成節度使李石為河東節度使

沔與張仲武有隙（沔破回鶻獨迎太和公主以歸故仲武疾之）朝廷恐其以私憾敗事故從之

甲子四年春正月河東都將楊弁作亂討平之

初河東行營兵馬使王逢（沛之子）奏乞益榆社（隋縣今屬山西遼州）兵詔河東以兵二千赴之時河東無兵李石台橫水戍（在大同府西北）卒千五百人使楊弁將之詣逢舊制軍士出征人給絹二匹劉沔之去（自河東從義成）竭府庫以自隨石初至軍用乏以己絹益之人纔得一匹時已歲

盡軍士求過正旦而行監軍呂義忠趣之弁遂作亂石弁汾州弁據軍府使其侄詣劉稹約為兄弟朝議喧然言兩地皆應罷兵李德裕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止是貧虛賞犒不足況千五百人何能為必不可縱且用兵未罷深慮所在動心望詔李石還赴太原名兵討亂上從之詔王逢留太原兵守榆社以易定汴兖兵還討弁又遣中使馬元實至太原曉諭且覘之元實受弁賂還于衆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節德裕曰何故元實曰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

正以無兵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幷何能遽至如此之然乎元寶曰台蒸所致耳德裕曰台蒸須有貨財李相止以欠軍士絹一匹故致此亂幷何從得之元寶辭屈德裕曰縱其有十五里光明甲必須殺此賊

柳子即柳林在太原府太原縣東南

河東兵戍榆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為所屠滅乃擁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擒揚弁盡誅亂卒送弁京都并其黨斬之

三月甲寅朔日食

以劉沔為河陽節度使

李德裕言于上曰事固有激發而成功者陛下命王

寀趣磁州而何弘敬出師遣客軍討太原而戍卒先取楊弁今王宰久不進軍請從劉沔鎮河陽仍令以義成精兵二千直抵萬善鎮名在懷慶府河内縣北處宰肘腋下若宰識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進軍沔以重兵在南聲勢亦壯上從之

以劉濛字仁澤晏之孫爲巡邊使

朝廷以回鶻衰微吐蕃内亂議復河湟四鎮即西安四鎮見前十八州謂秦原河渭蘭鄯階成洮岷臨廓疊宕甘涼瓜沙十八州乃遣給事中

歸真之不宜親近德裕剴切言之乃武宗溺而不悟自謂不爲所惑夫談道滌煩已進就業焉幾之義未幾而學士除拜寵待

劉濛巡邊使先備器械糗糧令天德振武河東訓卒礪兵以俟今秋

以趙歸真爲道門教授先生

上好神仙歸真得幸李德裕諫曰歸真敬宗朝罪人不宜親近上曰朕宮中無事時與之談道滌煩耳至于政事朕必問卿等與次對官雖百歸真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見勢所在則奔趣之旬日以來歸真之門車馬輻輳願陛下深戒之

過優劚至躭餌金丹詭稱換骨押昵道流之害更不止妨及政事已也

夏六月減州縣冗員

李德裕以州縣佐官太冗奏令吏部郎中柳仲郢（字諭蒙公綽子）裁減凡一千二百一十四員

詔削仇士良官爵籍沒家貲

宦官有發士良宿惡于其家得兵仗數千故有是命

秋七月以杜悰同平章事

上聞楊州倡女善為酒令敕監軍選而獻之監軍請節度使杜悰不從監軍怒表其狀左右請敕悰同選

上曰敕藩方選倡女入宫豈聖天子所為杜悰得大臣體朕甚愧之遽敕勿選召悰入相勞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一魏徵矣

悰既相李紳罷為淮南節度使

八月邢洺磁三州降郭誼斬劉稹以降

稹少年懦弱押牙王協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貨財府庫充溢而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怨邢州將裴問請降于王元逵洺州守將王釗磁州守將安

王請降于何弘敬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上曰于今所宜先處者何事德裕曰萬一鎮魏請占三州朝廷難于可否請以給事中盧弘止字子彊蒲州人為三州留後上從之并詔盧鈞乘驛赴鎮鈞先領昭義節度潞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與王協謀使人說稹以兵授誼束身歸朝稹許之誼遂殺稹滅其族函首遣使奉表降于王宰宰以狀聞宰相入

賀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稹騃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為之欺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幷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為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以應謠言（事見前）昭義五州給復一年諸道將士等級加賞雄至潞州盡執誼等送京師皆斬之（盧鈞素寛厚愛人及赴鎮散卒歸之者皆厚撫之人情大洽昭義遂安）

加李德裕太尉賜爵衛國公

加李德裕太尉衛國公德裕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

初德裕以比年將帥出征屢敗其獘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為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陳戰鬬者皆怯弱之士每戰視事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勑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

賞二樞密皆以為然白上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所奏詔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畧故所向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或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德裕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輙如令沛然若無事時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德裕常面諭之曰河北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乎由是而三鎮不敢有異志

冬十一月貶牛僧孺為循州長史流李宗閔于封川

乙丑五年春羣臣上尊號
李德裕等請上尊號上不受五上表乃許
夏五月以李回同平章事
杜悰崔鉉罷回以户侍郎同平章事判户部如故
秋七月丙午朔日食
詔毁天下佛寺僧尼並勒歸俗
上惡僧尼耗蠧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真等復勸之
乃先毁山野招提有常住之寺蘭若釋氏靜室至是敕上都東

都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鎮各留一寺寺分三等留僧有差餘僧及尼並勒歸俗寺皆立期毁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産並没入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銅像鐘磬以鑄錢凡天下所毁寺四千六百餘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

九月置備邉庫

李德裕請置備邉庫令戸部歳入錢帛十二萬緡匹

度支鹽鐵歳入錢帛十三萬緡匹明年減其三之一凡諸道所運助軍財貨皆入焉以度支郎中判之

冬十月以衡山道士劉元靜為崇元館學士

元靜固辭還山許之

十二月貶給事中韋弘質官劉友益曰不言所貶之官史失之也失之而書病德裕也

李德裕秉政日久好狥愛憎人多怨之左右言其太專上亦不悦給事中韋弘質上疏言宰相權重不應

更領三司錢穀德裕奏曰制置職業人主之柄弘質受人教道所謂賤人圖柄臣非所宜言弘質貶官由是衆怒愈甚

詔罷來年正旦朝會

初上餌方士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問李德裕以外事對曰陛下威斷不測外人頗驚懼天下既平願陛下以寛理之使得罪者無怨爲善者不驚則天下幸甚上自秋來已覺有疾而道士以爲換骨至是詔

罷正旦朝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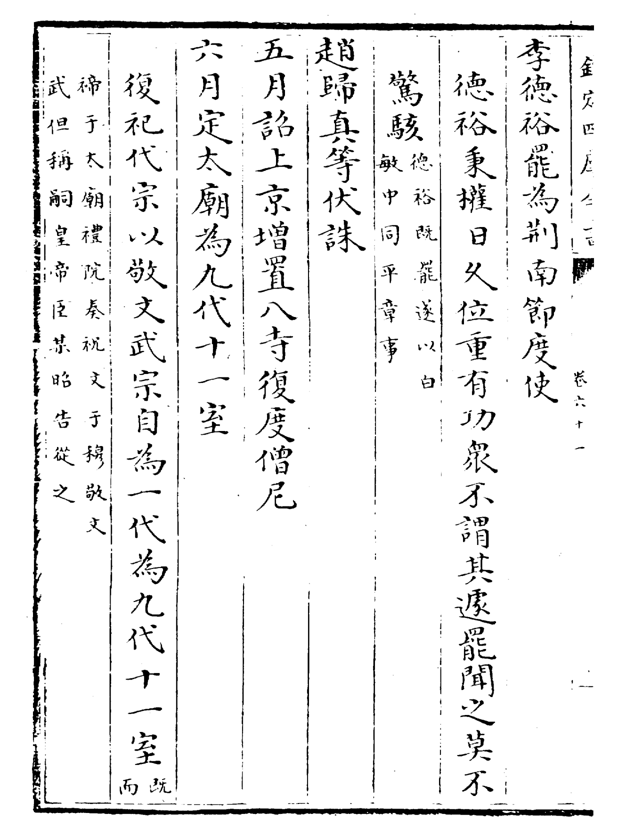
丙寅六年春三月帝崩光王忱本名怡憲宗子帝之叔即位是為宣宗綱目作立光王忱為皇太叔帝崩太叔即位徐昭文考證曰武宗疾篤旬日不言宦官定策禁中立光王忱為皇太叔是忱之立非由武宗乃宦官也且太叔之號于古無之考周懿王崩父共王弟辟方立是為孝王當依此例據事直書曰帝崩光王忱即位以著藩王入承大統之義而去宦官所定不正之名今從之

上疾久未平以為唐土德不可以王氣勝君名上名瀍瀍旁從水土所勝也乃改名炎初憲宗納李錡妾鄭氏生光王怡幼時宮中皆以為不慧太和之後益自韜匿羣居



遊處未嘗發言文宗好誘其言以為戲笑上性豪邁
尤所不禮及上疾篤旬日不能言諸宦官密于禁中
定策下詔以皇子幼沖立怡為皇太叔更名忱令權
勾當軍國政事太叔見百官哀戚滿容裁决庶務咸
當于理人始知有隱德焉上崩以李德裕攝冢宰太
叔即位德裕奉冊既罷上宣宗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
太尉邪每顧我使我毛髮灑淅

夏四月尊母鄭氏為皇太后



李德裕罷為荆南節度使

德裕秉權日久位重有功衆不謂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德裕既罷遂以白敏中同平章事

趙歸真等伏誅

五月詔上京增置八寺復度僧尼

六月定太廟為九代十一室

復祀代宗以敬文武宗自為一代為九代十一室既而禘于太廟禮院奏祝文于穆敬文武但稱嗣皇帝臣某昭告從之

秋七月回鶻弑烏介可汗

烏介之衆降散餒死所餘不及三千人其相弑之而立其弟遏捻遏捻哀殘部仰食于奚後張仲武擊奚破之遏捻走室韋餘衆爲黠戛斯所虜回鶻寖耗滅

八月葬端陵在西安府三原縣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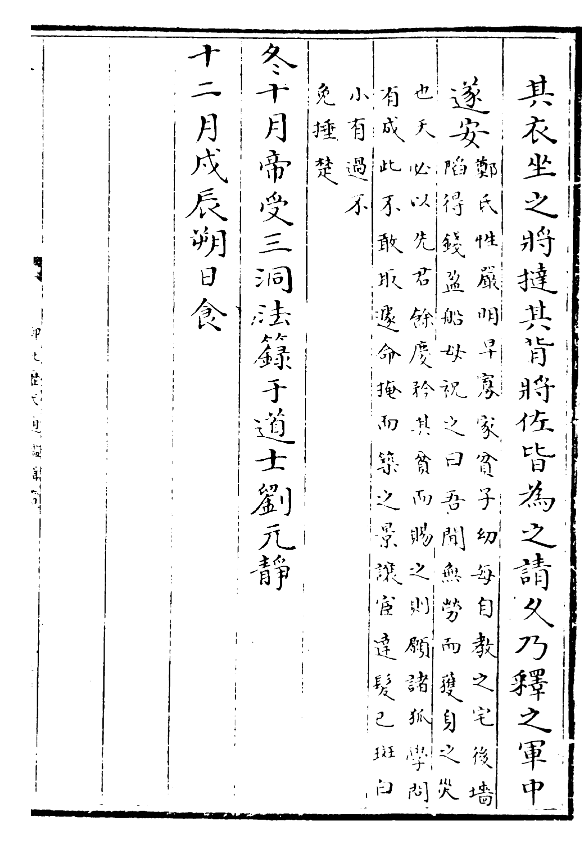
賀善贊曰武宗天姿英果善屬賢相故能外降黠戛內平劉稹然雖知惡釋氏而仍信道流則亦未得爲卓然者

以牛僧孺爲衡州長史李宗閔爲郴州司馬

僭孺宗閔及崔珙楊嗣復李珏等五相皆武宗所貶逐至是同日北遷宗閔未行而卒

九月以李景讓名後已為浙西觀察使

景讓在浙西有牙將忤意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為變其母鄭氏聞之出坐聽事立景讓于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為喜怒之資而妄殺無罪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老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哉命左右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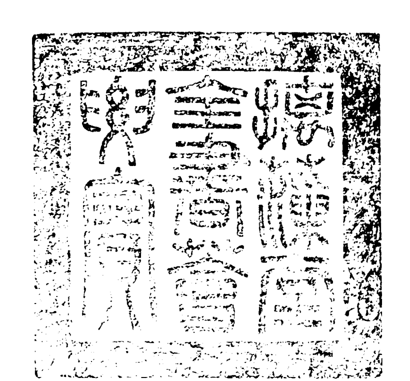


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為之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每自教之宅後墻陷得錢盈船妣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景讓宦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捶楚

冬十月帝受三洞法籙于道士劉元靜

十二月戊辰朔日食

御批歴代通鑑輯覽卷六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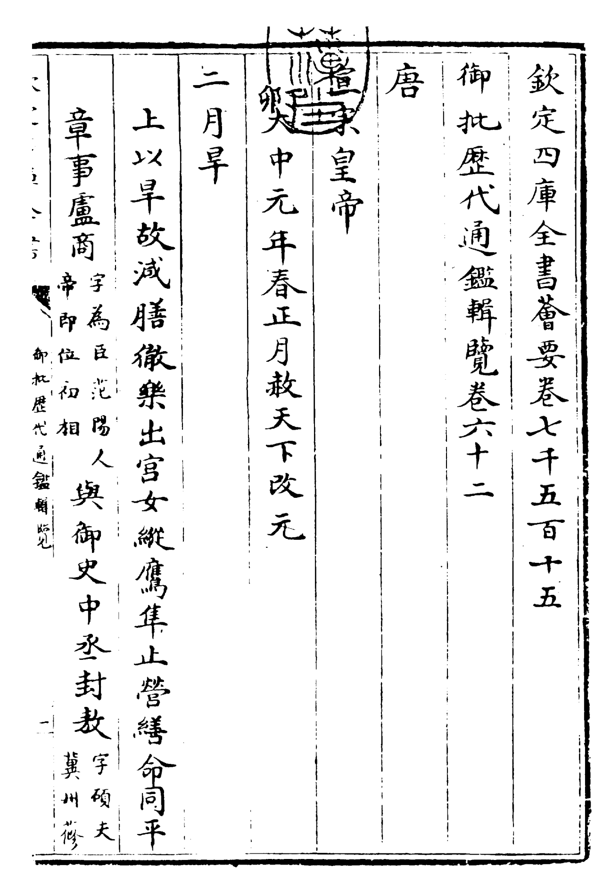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吴舒帷
謄録監生臣李邦燮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歴代通鑑輯覽卷六十二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歴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百十五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六十二

唐

皇帝

大中元年春正月赦天下改元

二月旱

上以旱故減膳徹樂出宮女縱鷹隼止營繕命同平章事盧商（字為臣范陽人帝即位初相）與御史中丞封敖（字碩夫冀州蓨

人踈理京城繫囚大理卿馬植字存之扶風人奏曰官典犯贓及故殺人大赦所不免今因踈理而原之使貪吏無所懲畏死者銜寃無告恐非所以消旱災致和氣也詔兩省議之諫議大夫張鷺等言所原死罪無寃可雪宜如植奏詔從之以植為刑部侍郎植素以文學政事有名于時李德裕不之重及是白敏中秉政凡德裕所薄者皆不次用之

以李德裕為太子少保分司

初德裕引白敏中入翰林及德裕失勢敏中竭力排

大中務反會昌之政論史者謂以時相先後傾軋宋室紹述紛更有類乎此殊不知宣宗未立時久為武宗所不禮而李德裕擅權日久又挾衰主之勢視太顔哉毛髮灑淅

之使其黨訟德裕罪故有是命

閏月敕復廢寺

是時君臣務反會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復其舊

積慶太后（文宗母居積慶殿故以是稱之）蕭氏崩（謚貞獻葬光陵側）

夏六月以令狐綯（字子直楚之子）為考功郎中知制誥

上謂白敏中曰朕昔從憲宗之喪道遇風雨百官皆散惟山陵使長而多髯攀靈駕不去誰也對曰令狐楚上曰有子乎敏中以綯對且稱其有才器上即擢

數語與霍光驂乘何異則德裕之取禍本其自取豈待同列乃為排擯而宣宗猜忌寡恩之人有不止於矯枉過正者矣

李紳案奏湘罪亦無迎合執政一心及御史覆分其冤德裕日

綯知制誥問以元和故事綯條對甚悉上悅遂有大用之意

秋八月作雍和殿

上敦睦兄弟作雍和殿于十六宅數臨幸置酒作樂擊毬盡歡諸王有疾常親至卧内存問憂形于色

冬十二月貶李德裕為潮州司馬

初淮南節度使李紳案奏江都令吳湘贜罪（盜用官錢強取所部百姓女）當死湘武陵兄子也議者多言其寃詔御史

當乎情詔雪乃竟以私意枉殺且罪及推劾之人徇門戶而尋威福再貶實罪所當得柔立素為所斥乃以為之訟白得名然豈能欺有識者哉

崔元藻（字衮華武城人）李稠（晉江人）覆之與前獄異李德裕素惡武陵貶元藻稠湘獄不復更推即如紳奏處死至是湘兄汝納訟湘罪不至死為德裕所枉殺御史鞫之奏狀如汝納言于是貶德裕潮州司馬（有丁柔立者方德裕秉政時或薦其清直可任諫官德裕不能用至是柔立為右補闕上疏訟德裕冤坐阿附貶南陽尉）明年再貶德裕崖州司戶（德裕竟卒于貶所）

戊辰二年春正月羣臣上尊號

二月以令孤綯為翰林學士

上嘗以太宗所撰金鏡書名金鏡錄授絢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為首又書貞觀政要于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上欲知百官名數絢曰六品以下吏部注擬五品以上政府制授各有籍名曰具員上命宰相作具員御覽五卷寘于案上

作五王院

上欲作五王院以處王子之幼者名術士桑叔明使

太阿不可倒持宰相安得有權李唐中葉以後威柄下移政府擅竊成風恬不為異雖以周墀鯁直聞乍此語尚爾隨狃習俗

相其地嶽明對曰臣庶遷徙不常故有禍福之說陰陽書本不言帝王家也上善其言賜以束帛

夏五月己未朔日食

以周墀馬植同平章事

初墀為義成節度使辟韋澳（字子斐貫之之子）為判官及為相謂澳曰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己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

太皇太后郭氏暴崩于興慶宮諡懿安葬景陵側

初憲宗之崩上疑郭太后預其謀又鄭太后本郭太后侍兒有宿怨故上即位待郭太后禮殊薄郭太后意怏怏一日登勤政樓欲自隕上聞之大怒是夕暴崩外人頗有異論上不欲以郭太后附葬憲宗有司請葬景陵外園禮院檢討官王皞奏宜合葬祔廟上大怒白敏中召皞詰之皞曰太皇太后汾陽王之孫憲宗在東宮為正妃母天下歷五朝豈得以暧

昧之事遽廢正嫡之禮乎敏中甚怒皡氣愈厲周墀見之舉手加額歎其孤直皡竟坐貶句容漢縣今屬江寧府令後咸通中皡復為禮官伸前議乃始以太后配饗憲宗

冬十一月萬壽公主適起居郎鄭顥絪之孫顥以文雅著稱公主上之愛女故選尚之舊制以銀裝車上曰吾欲以儉約化天下當自親者始令依外命婦以銅裝車仍詔公主執婦禮皆如臣庶之法戒以毋得輕夫族預時事顥弟顗嘗得危疾上遣使視之還問公主何在曰在慈恩

寺觀戲塲上怒歎曰無怪士大夫家不欲與我家爲婚良有以也亟名公主責之曰豈有小郎病不往省視乃觀戲乎由是貴戚皆守禮法如衣冠之族

己巳

三年春正月以韋宙爲御史

上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爲第一周墀曰臣嘗守土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于八州沒四十年老稚歌思如丹尚存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仍擢其子宙爲御史

夏四月周墀罷爲東川節度使

王宰入朝以貨結貴倖求以使相領宣武周墀上疏論之宰遂還鎮駙馬都尉韋讓求為京兆尹墀言京兆尹非才望不可為讓議竟寢墀又諫上開邊忤旨遂罷鄭顥言于上曰周墀以直言入相亦以直言罷上深感悟加檢校右僕射

盧龍節度使張仲武卒子直方為留後直方尋授節度使暴忌喜遊獵軍中將作亂直方知之舉族逃歸京師軍中推牙將周綝為留後明年綝卒軍人復立張允伸為留後張允伸字逵昌范陽人

五月武寧軍亂逐其節度使李廓_{程子}

（程之）詔以盧弘止代之

李廓在鎮不治右補闕鄭魯上言其狀且曰臣恐新麥未登徐師必亂速命良帥救此一方上未之省徐州果亂逐廓上思魯言擢為起居舍人以盧弘止為節度使武寧士卒素驕有銀刀都唐宋藩鎮親軍多謂之都銀刀注詳後尤甚屢逐主帥弘止至鎮都虞侯胡慶方復謀作亂弘止誅之撫循其餘訓以忠義軍府遂安

秋七月克復河湟

唐自肅代以後
河西隴右盡沒
吐蕃及是雖因
蕃亂請降版籍
徒隸強藩而四
税未歸司計則
所云克復者亦
虛有其名而已

先是吐蕃三州（秦原安樂三州注俱見前）七關（石門驛藏制勝石峽木峽六盤蕭七關俱在平京府界）來降詔諸道皆出兵應接至是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取原州及六關靈武節度使朱叔明取安樂州邠寧節度使張君緒取蕭關八月以安樂州為威州河隴老幼千餘人詣闕上御延喜門樓見之歡呼舞躍解胡服襲冠帶詔募百姓墾闢三州七關土田五年不收租税將吏能為營田者官給牛及種糧溫池（唐縣故城在今寧夏府靈州）鹽利（靈州有大小二鹽池）委度支制置戈

卒倍給衣糧二年一代餘没蕃州縣亦令量力收復

是冬西川節度使杜悰取維州

冬閏十一月加順宗憲宗謚號

宰相以克復河湟請上尊號上曰憲宗嘗有志復河湟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議加順憲二廟尊號以昭功烈

庚午

四年夏四月貶馬植為常州刺史

上之立也中尉馬元贄有力焉由是有寵植與之叙

宗族上賜元贄寶帶元贄以遺稙稙服之以朝上見而

識之收其親吏鞫之盡得交通之狀故貶

冬十月以令狐綯同平章事

先是周墀既罷以崔鉉魏扶（字相之，益之孫）同平章事既而

扶卒于是崔龜從（字元告，武城人）及綯相繼為

相（龜從于是年六月先相）

辛未五年春二月以裴休為鹽鐵轉運使

自太和以來歲運江淮米不過四十萬斛吏卒侵盜

沈舟達渭倉者什不三四大壍劉宴之法休窮究其弊立漕法十條歲運百二十萬斛

以人

以李福字能之石之弟為夏綏節度使

党項屢為邊患上頗知由邊帥利其羊馬數欺奪之或妄誅殺虜不勝憤怨故反乃以右諫議大夫李福節度夏綏自是繼選儒臣以代邊帥之貪暴者行日復面加戒勵党項遂安

三月以白敏中充招討党項都統制置使

上以南山平夏党項党項在銀夏以北居川澤者為平夏党項在安鹽以南居山谷者為南山党項久未平頗厭用兵崔鉉建議宜遣大臣鎮撫乃以白敏中為制置使兼邠寧節度使軍于寧州定遠城注見前使史元破党項九千餘帳敏中奏党項平詔南山党項猶行鈔掠宜于銀夏境内授以閑田或復入山林不受教令則誅討無赦若邊將貪鄙致其怨叛當先罪邊將後討寇虜南山党項尋亦請降赦之制以党項既平罷敏中都統以平章事充邠寧節度使

夏五月吐蕃論恐熱入朝

先是恐熱擊尚婢婢遂掠河西五千里間皆成赤地既而所部以其殘虐多叛恐熱勢孤乃揚言曰吾今入朝借兵于唐來誅不服者至是入朝求為河渭節度使上不許召對遣還恐熱怏怏而去衆稍散纔有二百餘人奔于廓州注見前

冬十月以魏謩同平章事

時上春秋已高太子未立羣臣莫敢言謩入謝因言

今海內無事惟未建儲副使正人輔導臣竊以為憂且泣時人重之

十一月以張義潮沙州人為歸義節度使

先是義潮以沙州降時吐蕃大亂義潮陰結豪傑一旦帥衆被甲譟於州門唐人皆應之吐蕃守將驚走義潮遂攝州事奉表來降發兵畧定其旁瓜伊西甘肅蘭鄯河岷廓十州瓜州唐置今安西府是餘注俱見前至是遣其兄義澤奉圖籍入見於是河湟之地盡入于唐詔置歸義軍於沙州以義潮鎮之

壬申六年春二月雞山胡三省注在蓬果二州之界蓬果二州注俱見前羣盜寇

大掠果州刺史王贄弘討平之

初蓬果羣盜依阻雞山寇掠三州胡三省注渭東西川及山南西道

詔果州刺史王贄弘討之山南西道亦奏巴南妖賊

言辭悖慢上怒甚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于饑寒

盜弄兵于谿谷間不足辱大軍但遣一使者可平矣

乃遣京兆尹少劉潼字子固晏兄子招諭之潼言令使羣賊

歸命其勢甚易所慮者武臣恥不戰之功議者責欲

速之效耳潼至山中盜彎弓待之潼直前曰我面受詔赦汝罪使汝復為平人汝眞欲反可射我賊皆投弓列拜請降潼歸館而贄弘引兵已至山下竟盡擊滅之

三月詔大將軍鄭光（丹陽人鄭太后之弟）賜莊免稅役尋罷之

敕先賜鄭光鄠縣等莊並免稅役中書門下奏稅役之法天下皆同鄭光獨免似乖法意敕曰朕以鄭光元舅初不細思覩戚之間人所難議卿等苟非愛我

豈進嘉言庶事能盡如斯天下何憂不理有始有卒

當共守之並依所奏

夏六月以畢諴（字存之構從曽孫）為邠寧節度使

党項復擾邊上欲擇帥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學士

畢諴論邊事諴援今據古具陳方畧上悅曰不意頗

牧近在禁庭卿其為朕行乎諴欣然奉命（既而諴於諭党項平）

之

閏月以盧鈞為河東節度使

河東節度使李業縱吏民侵掠雜虜由是北邊擾動詔以鈞代之業內有所恃謂恃宦官人莫敢言魏謩獨請貶黜上不許鈞奏韋宙為副使遣詣塞下諭以禍福禁其侵掠雜虜遂安掌書記李璋杖一牙職明日牙將百餘人訴于鈞鈞杖其為首者謫戍外鎮曰邊鎮百餘人無故橫訴不可不抑也李璋字仲禮絳之子

秋八月以裴休同平章事

休既相上命休極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上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為閒人休由是不敢復言

冬十二月復禁私度僧尼

先是進士孫樵字可之關東人上言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温飽而羣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率以十戸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十七萬僧是天下百七十萬戸始得蘇息也陛下即位以來復修廢寺度僧幾復其舊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奈何興之于已廢乎願早降明詔罷之庶幾百姓猶得以息肩也至是中書門下奏度僧不精則戒法墮壞造寺無節則損費過多請

自今仍嚴禁私度僧尼從之

癸酉七年冬十二月以鄭光為右羽林統軍

上事鄭太后甚謹不居别宫朝夕奉養鄭光鎮河中入朝上與論政光對鄙淺上不悦留為統軍太后數言其貧上輙厚賜金帛終不復任以民官

度支奏歲入之數

錢九百二十五萬緡内五百五十萬緡租税八十二萬緡搉酤二百七十八萬餘緡鹽利

甲戌八年春正月丙戌朔日食罷元會

先是左補闕趙璘以日食請罷元會止御宣政宰相曰天下無事元會大禮不可罷也上曰近華州有賊闗中少雪皆朕之憂何謂無事雖宣政亦不可御也

二月以牛叢字表齡僧孺子為睦州刺史

中書門下奏諫官闕員請補上曰諫官要在舉職不必人多如張道符牛叢趙璘輩數人使朕日聞所未聞足矣久之叢出為刺史入謝上賜之紫叢曰臣所

宣宗于唐季世中尚可謂力操斷制者故大中之初宦官不至肆行使于其時善為控馭盡罷摩閣兵柄何至後有太和之變

服緋刺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賜緋上重惜服章有司常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緋紫為榮

秋九月以高少逸為陝虢觀察使

有敕使過硤石（唐縣宋省故城在今陝州）怒餅黑鞭驛吏見血少逸以聞上責敕使謫配恭陵

其後上召翰林學士韋澳屏左右問之曰近日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策將安出對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矣自衣緋以下皆感

乃淮與一二侍臣蕃日咨嗟所謂築室道謀事何以濟且衣緋衣紫于朝臣章服尚爾斤斤而宦者則視同固有威柄何由自主乎

恩纔衣紫則相與為一矣上又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于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

冬十月以李行言為海州刺史

上臘于苑北遇樵夫問其縣曰涇陽令為誰曰李行言為政如何曰性執有彊盗數人軍家謂北軍宦者索之竟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于寢殿之柱尋除行言刺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取柱帖示之

詔雪王涯賈餗等

上以甘露之變惟李訓鄭注當死餘人無罪詔雪其寃

乙亥九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王元逵卒軍中立其子紹鼎為留後紹鼎尋授節度使二年而卒軍中立其弟紹懿

二月以李君奭為懷州刺史

初上校獵渭上有父老十數聚于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詣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諧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闕上手筆除

君奭宰相莫之測君奭入謝上以此奬勵衆始知之

上聰明彊記天下奏獄吏卒姓名一覽皆記之度支奏誤漬爲清樞密承旨孫隱中足成之上怒推按謫罰之嘗密令翰林學士韋溴纂次州縣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爲一書號曰處分語他日鄧州刺史薛弘宗入謝出謂溴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溴諭之皆處分語中事也　鄧州注見前

夏閏四月詔州縣作差科簿

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簿送刺史檢署訖鎖于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輪差

監軍理不應設直撤之可耳乃不懲其肘之弊而轉定失律并坐之法是欲去其權而反加之權也非抱薪救火而何

秋七月浙東軍亂逐觀察李訥遜弟建之子

訥性卞急遇將卒不以禮故亂作事聞貶朗州注見前刺史杖監軍王宗景配恭陵仍詔自今戎臣失律并坐監軍

崔鉉罷為淮南節度使

淮南饑民多流亡節度使杜悰荒于遊宴政事不治上聞之罷悰以鉉代之

冬十一月以柳仲郢為鹽鐵轉運使

有醫工劉集交通禁中上敕鹽鐵補場官仲郢上言醫工術精宜補醫官若委務銅鹽何以課其殿最且場官賤品非特敕所宜親上遽賜絹遣之他日見仲郢勞之曰卿論劉集事甚佳上嘗有疾醫工梁新治之良已自陳求官上不許但一月給錢三十緡而已

丙子十年春正月以鄭朗同平章事

朗以御史大夫拜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内園使李敬實遇朗不避馬朗奏之上責敬實對曰供奉官例不避上曰汝銜敕命横絶可也豈得私出而不避宰相乎命剥色配

南牙　擴絶謂横度而過剡色號其服色也南牙注見前

夏五月以韋澳爲京兆尹

澳爲人公直既視事豪貴斂手鄭光莊吏恣横積年租税不入澳執而械之具奏其狀欲寘于法上曰鄭光甚愛之何如對曰如此則是陛下之法獨行于貧戸耳臣不能奉詔上曰然則痛杖而貸其死可乎澳歸即杖之督租數百斛足乃釋

六月裴休罷

休屢以疾辭位遂罷為宣武節度使

冬十月以鄭顥為秘書監

顥營求作相甚切其父祗德聞之祗德先為江西觀察使以顥尚主通顯固求散地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與顥書曰聞汝已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宰相是吾必死之日也顥懼表辭劇務遂以為秘書監

十一月冊回鶻厖特勒為懷建可汗

先是詔以回鶻有功于國世為婚姻會昌姦臣邀加

殘滅近聞已死歷即𩅰特勒令為可汗尚寓安西回鶻前為黠戛斯所破逃帳居山林間猶歸𩅰特勒特勒自稱可汗居甘州有磧西諸城俟歸牙帳當加册命至是回鶻遣使入貢遣衛尉少卿王端章充使册拜可汗端章在道為黑車子所塞不至而還後回鶻復累求册命乾符初還使詣其國會回鶻為吐谷渾嗢末所敗逃遁不知所之遂還黑車子注見前嗢末本吐蕃奴部論恐熱之亂嘯合數千人居甘肅瓜沙間以嗢末為號

詔議遷穆宗以下出太廟

吏部尚書李景讓上言穆宗乃陛下兄敬宗文宗武

宗乃凡之子陛下拜凡尚可拜侄可乎宜遷四主出太廟還代宗以下入廟詔百官議不決而止時人以是薄景讓

十二月以崔慎由字敬止融元孫同平章事

上命相左右無知者前此令樞密宣旨以蕭鄴字啓之梁長沙王懿九世孫為相樞密使王歸長等覆奏鄴所判度支應罷否上以為歸長等佑之即手書慎由名付學士院仍罷判度支

韋澳數語固足為貪名位者下砭然為臣者區區激自効冀時事可以日理方為不負特達之知乃沾沾以他岐下進恐啟他人之疑為說是特對揚日炫名高耳其所云造膝對事又誰見之以誰欺之

丁丑十一年春正月以韋澳為河陽節度使

澳嘗奏事上欲以澳判戶部以心力衰耗難處繁劇為辭上不悅及歸其甥柳玭仲郢子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輔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遂出鎮河陽

二月魏謩罷為西川節度使

上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于理多屈

意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宰相議事上前他相或委曲規諷魏謩獨正言無所避上每歎曰謩綽有祖風我心重之然竟以剛直為令狐綯所忌而出之

秋七月以蕭鄴同平章事

魏謩既出鄴遂相尋罷判度支

流祝漢貞于天德軍

教坊使祝漢貞滑稽敏給寵冠諸優一日抵掌詼諧頗及外事上正色謂曰我畜養爾曹止供戲笑耳乃

輙預朝政邪會其子坐贓流之紫工羅程善琵琶有寵殺人繫獄衆工為請曰程負陛下萬死然臣等惜其絶藝不復得奉宴遊矣上曰汝曹所惜者羅程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殺

冬十月遣使迎道士軒轅集于羅浮山在惠州府博羅縣西北元和志羅山之西有浮山蓋蓬萊之一阜浮海而至與羅山並體故曰羅浮

上好神仙迎軒轅集至長安問曰長生可學乎對曰王者屏欲而崇德則自然受天遐福何處更求長生留數月求還山乃遣之

戊寅十二年春正月以王式{播弟起之子}為安南都護式有才畧至安南樹芀{音力}木為栅{徐昭文曰交趾有此木葉似青楊本生而直木理堅靭如中國櫰木最耐久}深塹其外寇不能冐還敎士卒甚銳頃之南蠻大至去城半日式意思安閑遣譯諭之中有要害蠻夜引去都校羅行恭久專府政麾下精兵二千都護中軍纔羸兵數百式杖而黜之

以劉瑑{字子全仁軌五世孫}同平章事

瑑與崔慎由議政于上前慎由曰惟當甄別品流上

挹晉以來分别流品致清濁混清深爲人心風俗之害至唐而其弊始革崔慎由特欲援引陋習爲致理之資無識甚矣

酬萬一琢曰昔王夷甫祖尚浮華妄分流品致中原邱墟今當循名責實使百官各稱其職而遽以品流爲先臣未知致理之日慎由無以對

二月崔慎由罷

上欲御樓肆赦令狐綯曰御樓所費甚廣事須有名且赦不可數上不悅曰遣朕於何得名慎由曰陛下未建儲宮四海屬望若舉此禮雖郊祀亦可況於御樓時上餌方士藥已覺躁渴疑忌方深聞之俛首不

復言旬日愼由罷相

夏四月嶺南軍亂詔以李承勛光弼之孫為節度使討平之

嶺南都將王令寰作亂因節度使楊發字至之素之裔上命

李燧鎮嶺南已命中使賜之節給事中蕭倣字思道俛從父

弟封還制書上方奏樂不暇别召中使使優人追之

節及燧門而返改授承勛討亂平之

以夏侯孜字好學亳州譙人同平章事

崔愼由既罷孜以兵部侍郎拜同平章事

五月同平章事劉瑑卒

瑑病篤猶手疏論事上甚惜之

六月蠻寇安南

初安南都護李涿通鑑考異曰涿或作琢新書有李琢傳聽之子也不云曽為安南都護疑作都護者别一李涿非琢也為政貪暴彊市蠻中馬牛羣蠻怨怒導南詔侵盜邊境自是安南始有蠻患

秋七月宣州軍亂逐觀察使鄭薰

先是湖南江西軍皆亂逐觀察使湖南都將石載順等逐觀察使韓琮

江西都將毛鶴等逐觀察使鄭憲及是宣州復亂都將康全泰作亂右補闕張潛上疏言諸鎮致亂之故畧曰藩府代移之際皆奏倉庫羨餘以為課績朝廷因而甄奬夫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苟非賦歛過差及停廢將士減削衣糧則羨餘何從而致比來南方諸鎮數有不寧皆此故也一朝有變所蓄之財悉遭摽掠又發兵致討費用百倍然則朝廷竟有何利乞自今藩府長吏不增賦歛不減糧賜獨節遊宴省浮費能致羨餘者然後賞之上嘉納之已而崔鉉以淮南節度兼宣歙觀察使討亂軍平之山南東道節度使徐商遣兵討平湖南韋宙為江西觀察使以山南兵討平江西徐商字義聲有功五世孫

河南北淮南大水

徐泗水深五丈流沒數萬家

冬十月以于延陵為建州（唐置今福建建寧府是）刺史

延陵入辭上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為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卿知之乎延陵到官竟以不職貶

令狐綯擬李遠杭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棋安能理人綯曰詩人託此為高興耳未必實然上曰且令往試觀之

上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然後除之令狐綯嘗徙其故人為鄰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見謝表問綯對曰以其道乍近欲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為百姓害故欲一一訪問知其憂

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緼汗透重裘上臨朝接對羣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閑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為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再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深恩遇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沾衣也 李遠字求古蜀人

十二月以蔣伸字大直乂之子同平章事

伸從容言于上曰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徼倖上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徼倖者多亂亦非難

上稱歎再三佇起上三留之曰異曰不復得獨對卿矣次對官獨對宰相則同入對佇不諭尋拜相

己卯十三年夏四月以廣德公主適校書于琮字禮用禮用休烈曾孫

初上欲以琮尚永福公主既而中寢宰相請其故上曰朕近與此女子食對朕輙折七筯性情如是豈可為士大夫妻乃更命琮尚廣德公主二公主皆帝女

武寧軍亂詔以田牟為節度使

武寧軍節度使康季榮不恤士卒士卒譟而逐之上以田牟嘗鎮徐州有能名復以為帥一方遂安

秋八月帝崩鄆王漼即位是為懿宗

初上長子鄆王溫無寵愛第三子夔王滋欲以為嗣為其非次故久不建東宮上餌李元伯等藥疽發于背宰相不得見上密以夔王屬樞密使王歸長等三人使立之獨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出宗實為淮南監軍宗實已授敕將出左軍副使

兀元實謂曰聖人不豫踰月今日除改未可辨也中
尉何不一見聖人而出乎宗實悟復入至寢殿上已
崩東首環泣矣宗實叱歸長等責以矯詔皆捧足乞
命乃迎鄆王立為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更名漼取歸
長等殺之太子即位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
冬十一月蕭鄴罷十二月以杜審權字殷衡元同平章
穎弟子
事令狐綯罷以白敏中同平章事

緒執政歲久忌勝已者中外側目其子鴻顧招權受賄宣宗崩言事者競攻其短至是罷復以啟中為相
南詔僭號寇陷播州
初韋臯開清溪道以通羣蠻使入貢又選羣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以羈縻之既而軍府厭于廩給又蠻使入貢利于賜與所從傔人浸多杜悰奏減其數南詔豐祐怨入貢不時頗擾邊境祐死子酋龍立朝廷以名近元宗諱遂不行册禮酋龍乃自稱皇

帝改國號大禮遣兵陷播州

懿宗皇帝

庚辰咸通元年春正月浙東賊裘甫孫愐曰裘本仇氏因避仇改作裘作亂

初裘甫攻陷象山唐縣今屬浙江寧波府官軍屢敗觀察使鄭祗德遣兵討之大敗甫遂陷剡縣漢縣宋改曰嵊今屬紹興府開府庫募壯士衆至數千人時二浙久安人不習戰甲兵朽鈍見卒不滿三百祗德更募新卒遣以擊賊又

大敗于是諸盜雲集衆至三萬小帥有謀畧者推劉

眭乎晪反勇力推劉慶劉從簡甫自稱天下都知兵馬

使改元曰羅平鑄印曰天平聲震中原

葬貞陵在西安府涇陽縣西北

司馬氏光曰宣宗性明察沈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于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

賀善贊曰宣宗勵精求治樂聞正言用人惟已往往有可述者然嫡毋以腹昧而不令終國本以貪杏而不早建議者每深病之

三月以王式為浙東觀察使發諸道兵討裘甫破之

鄭祗德累表告急朝廷議選將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西班中唐制凡朝會文官班于東武官班于西無可語者王式雖儒家子前在安南有功可任也乃以為浙東觀察使召入問以方畧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宦官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延引歲月賊勢益張江淮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軍羽林龍武神武神威神策

各分左右為北門十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乃發諸道兵授之式至西陵注見前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欲窺吾所為且欲使吾驕怠耳乃謂其使曰甫面縛以來當免而死式入越州送鄭祇德樂飲而歸始修軍令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式曰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或請為烽燧以詗賊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給之兵以為候騎衆怪之不敢問于是閲諸營見卒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諸軍分路討賊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民

以增首級脅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先是式除書下裘甫聞之不樂劉暀曰宜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過大江掠揚州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國家貢賦之地盡入于我矣有進士王輅在賊中說甫曰劉副使謀乃孫權所為未易成也不如推衆據險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甫猶豫不決及是戰敗暀曰曩從吾謀寧有此困耶收輅等進士數人悉斬之時式謂諸將曰賊窘且饑必逃入海命羅銳軍海口以拒之賊皆棄船走山谷已復入剡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諸

王式當二浙積玩疲弊之後整頓戎行動中窾會可謂不孤任使所論散給軍食不罝烽燧二事亦能發鞱鈐所未及至以懦卒爲候騎則不可爲訓蓋偵候

軍圍之賊城守甚堅三日凡八十三戰賊請降式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賊果復出又三戰官軍斷其後遂擒之式斬睢等械甫送京師斬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請曰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盜矣且如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使懦卒為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鬬鬬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先是上每以盜賊為憂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與式書曰公專以執裘甫為

雖不專於戰鬬而深入敵境得悉情形以歸此豈儒者所能辦且儒者若未見面目輙張大其事以告豈不搖動軍心致僨事乎是雖偶中一時而不可為行軍成法也

事軍須謂行軍所須細大此期悉力謂當盡力應辦故式所奏無不從由是能成其功已而孜罷相以畢諴同平章事

夏五月禁州縣稅外科率

左拾遺薛調言兵興以來賦斂無度所在羣盜半是逃戶固須剪滅亦可閔傷望敕州縣稅外無得科率

從之

冬十月追復李德裕官爵贈左僕射

右拾遺劉鄴字漢藩句容人上言李德裕父子為相有聲迹

功效竄逐以來血屬將盡生涯已空宜賜哀憫贈以一官從之鄴父三復以文章受知于德裕歷官臺省故鄴言之

十二月南蠻引南詔攻陷交趾考咸通初南詔再陷交趾一在是年一在四年綱目于是年不載今依通鑑補輯

先是安南都護李鄠殺蠻酋杜守澄已而鄠越境收取播州大中十三年陷南詔非安南巡屬也杜氏宗黨遂誘羣蠻導引南詔乘虛攻交趾陷之鄠奔武州唐書地理志邕管所領有武州州後廢省明年鄠收集土兵擊羣蠻復取安南朝廷責鄠失

用斜封誅諸宰
臣其出涓人指

守坐貶以王寛為經畧使是秋蠻復攻陷邕州初桂容廣三道共發兵三千人戍邕三年一代經畧使段文楚請以三道衣糧自募土軍朝廷許之所募纔得五百人文楚入為金吾將軍李蒙代為經畧使利其闕額衣糧以自入悉罷遣三道戍卒止以所募兵戍守左右江比舊什減七八故蠻人乘虛入寇遂陷邕州

邕州注見前左右江南寧江上源之左右江也明史地理志南寧府鬱江在城西南有左右二小江來自交趾界流合焉其合處曰合江鎮考左右江之名始于唐時蓋指南寧江上流之二江而言今則以南寧之大江為左江柳州之黔江為右江段文楚考實孫

辛巳二年春正月白敏中罷以杜悰同平章事

一日兩樞密使詣中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悰

使不問可知悰既惡其奸正當廷英面請以懲不軌庶幾有裨初政乃以中慰樞密得不自憂為言無顧慮乎滑胥同一詞儔伎倆此豈大臣之體

出斜封文書以授悰發之乃宣宗大漸時宦官請鄆王監國奏也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當以反法處之悰曰此非臣下所宜窺復封以授公慶曰主上欲罪宰相當于延英面示聖旨明行誅譴公慶去悰謂兩樞密曰內外之臣事猶一體今主上新踐祚未熟萬機當以仁愛為先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習以性成久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既而事寢是時士大夫深疾宦官事有小相涉則衆共棄之建州進士葉京嘗預宣武事宴識監軍之面既而及第遇之于塗馬上相揖因之

謗議諠然遂沈廢終身其不相悦如此

秋九月以孟穆為南詔弔祭使

杜悰上言南詔彊盛西川兵食單寡未可輕與之絕且應遣使弔祭諭以新王名犯廟諱故未行册命待其更名謝恩然後遣使庶全大體上從之會南詔寇巂州遂不行

壬午三年春正月羣臣上尊號

二月南詔復寇交趾以蔡襲為經畧使發兵禦之

南詔復寇交趾經畧使王寛累表告急朝廷以龔代之仍發許滑徐汴荆襄潭鄂等道兵合三萬人以授龔兵勢既盛蠻遂引去

夏四月置戒壇度僧尼

上奉佛太過怠于政事于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手錄梵夾又數幸諸寺施與無度吏部侍郎蕭倣上疏言

畧曰元祖之道慈儉為先素王之風仁義為首垂之範百代必不可加佛之為道殊異于此非帝王所宜慕也願陛下時開延英接對四輔力求人瘼虔奉宗祧罷去講筵躬勤政事上不能從

五月分嶺南東西二道以韋宙蔡京為節度使

左庶子蔡京性貪虐多詐時相以為有吏才奏遣制置嶺南事嶺南舊分五管廣桂邕容安南皆隸嶺南蔡京奏請分為兩道以廣州為東道邕州為西道使韋宙及京分領之蔡襲將諸道軍在安南蔡京忌之恐其立功奏稱南蠻遠遁邊徼無虞請罷戍兵從之襲累奏羣蠻伺隙不可無備乞留兵五千不聽襲作十必死狀申中書時相信蔡京之言終不之省京為政苛慘設炮烙之刑闔境怨之為軍士所逐貶崖州司戶不肯之官賜死

秋七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溫璋（造之子）詔以王式代之初王智興既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三千人以自衛（號銀刀雕旗門槍挾馬等七軍常令露刃坐兩廡夾幕之下）其後節度使多儒臣其兵浸驕小不如意一夫大呼其衆和之節度使即自後門逃去田牟至與之雜坐飲酒犒賜日以萬計猶時諠譁邀求不已牟卒璋代之驕兵素聞璋性嚴悍之璋開懷慰撫而驕兵終猜忌竟聚譟而逐之時忠武義成兩軍從王式討裘甫者猶在浙東詔式帥以

赴徐州驕兵益懼式至視事三日饗兩鎮將士遣還既而擐甲執兵命圍驕兵盡殺之數千人皆死敕改武寧為徐州團練使隸兖海以濠州歸淮南更置宿泗觀察使留二千人守徐州餘皆分隸兖宿委式分配將士赴諸道訖然後將兩道兵至汴滑遣歸本道身詣京師

以夏侯孜同平章事

孜前出為西川節度使至是復相

癸四年春正月南詔陷交趾經畧使蔡襲死之

先是南詔率羣蠻寇交趾蔡襲告急敕發荊湖桂管

兵赴之未至南詔已圍交趾襲嬰城固守至是城陷襲左右皆盡徒步力戰身集十矢欲趣堅軍船船以離岸遂溺海死荆南將士四百餘人走至城東水際虞侯元惟德等謂衆曰吾輩無船入水則死不若還與蠻闘人以一身易二蠻亦為有利遂還向城縱兵殺蠻二千餘人而死南詔兩陷交趾所殺虜且十五萬人留兵二萬使其將楊思縉據交趾城谿洞夷獠皆降之詔諸道兵悉召還保嶺南上遊宴無節左拾遺劉蛻上疏曰今西涼築城南蠻侵軼陛下不形憂惻何以責其死力弗聽

夏四月畢諴罷為兵部尚書

誠以同列多徇私不法稱疾辭位

以康承訓字敬辭日知孫爲嶺南西道節度使

先是蔡京既誅以鄭愚節度嶺南西道既而蠻寇左右江侵逼邕州愚懼自言儒臣無將畧請任武臣詔以承訓代之

五月以楊收字藏之發之弟同平章事

收與中尉楊元价叙宗相結故得爲相

閏六月以曹確字剛中河南人同平章事

杜審權杜悰相繼罷審權為鎮海節度使悰為鳳翔節度使確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秋七月辛卯朔日食

八月以閤門使內官掌會賛引吳德應為館驛使臺諫上言故事御史巡驛不應忽以內臣代之上諭以敕命已行不可復改左拾遺劉蛻上言自古明君所尚者從諫如流豈有已行而不改且敕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為不可弗聽

甲申五年春正月貶起居郎張雲為興元少尹左拾遺劉蛻為華陰令

初詔以令狐滈為左拾遺蛻上言滈專家無子弟之法布衣行公相之權雲復言滈父綯用李涿為安南致南蠻至今為梗由滈納賄陷父于惡綯執政時人號滈白衣宰相滈亦引避乃改詹事府司直東宮官秩正七品至是綯為其子訟冤于是雲蛻皆坐貶

三月彗星出

幸災者謂之彗貢諛者謂之含譽由是觀之則其為休為咎固已無定然世之治與不治在政之得失休固不足詡咎亦應慎之于其未見及其既見不已晚乎

彗出于婁婁三星魯分野長三尺司天監掌天文秩三品奏按星經是名含譽瑞星也晉書天文志瑞星三曰含譽光曜如彗喜則含譽射上大喜于是羣臣請宣示中外編諸史策從之

夏四月南詔寇邕州官軍敗沒加康承訓撿校右僕射承訓至邕州不設斥侯南詔帥六萬人將入境承訓遣六道兵凡萬人拒之敵至不設備五道八千人皆沒惟天平軍後至得免承訓不知所為副使李行素帥衆治濠柵甫畢蠻軍已合圍諸將請夜分道斫蠻

承訓先事無料敵之智臨事無應變之材賴天平小校力爭出奇致勝顧冒功掠美親暱登濫膺爵賞而首衞轉不晉一階其何以使軍士奮勇效命然彼時懿宗獨何為者哉

營承訓不許有天平小校再三力爭乃許之將勇士三百夜縋而出散燒蠻營斬五百餘級蠻大驚解圍去承訓騰奏告捷中外皆賀加承訓撿校右僕射子弟親昵皆奏功受賞燒營小校不遷一級由是軍中怨怒聲流道路

秋七月以康承訓為將軍分司高駢字千里崇文孫為嶺南西道節度使

韋宙具知承訓所為以書白宰相乃罷承訓而以張

茵代之茵不敢進夏侯孜薦驍衛將軍高駢代之駢頗讀書好談今古兩軍宦官多譽之

冬十一月夏侯孜罷以路巖字魯瞻魏州寇氏人同平章事孜復出為河東節度使巖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時年三十六

乙酉六年春正月以杜宣猷為宣歙觀察使宦官多閩人宣猷先為福建觀察使每寒食遣吏分祭其先壟宦官德之故有是命時人謂之敕使墓戶

冬十二月太皇太后鄭氏崩諡孝明葬景陵之側祔于別廟

丙戌七年春三月成德節度使王紹懿卒

紹懿在鎮十年為政寬簡軍民便之疾病召兄子景崇告之曰吾兄以汝之幼以軍政授我今汝長矣我復以歸汝努力為之上忠朝廷下和隣藩勿墜吾兄之言竟而卒既而朝廷以景崇為留後

夏六月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卒其子全皞為留後

高駢大破南詔蠻復取交趾

先是高駢治兵于海門未進監軍李維周忌駢欲去之屢趣駢進軍駢以五千人先濟約維周發兵進援駢既行維周擁餘衆不發駢至南定漢日南郡峯州唐置漢麊泠縣地蠻衆近五萬方獲田駢掩擊大破之取其所穫以食軍進擊南詔屢破之捷奏至海門維周皆匿之奏駢統軍不進上怒召駢詣闕以王晏權智興子代之是月駢復大破南詔殺獲甚衆遂圍交趾城十餘日

蠻困蹙甚城且下會得王晏權牒即以軍事援監軍韋仲宰與麾下百餘人北歸先是駢遣小校曾袞入告交趾之捷至海中望見旌旗東來云新經畧使與監軍也袞意維周必奪其表乃匿于島間維周過即馳詣京師上得奏大喜加駢檢校工部尚書復鎮安南駢至海門而還晏權闇懦維周凶貪諸將不為之用遂解重圍蠻遁去者大半駢至復督勵將士攻城克之斬首三萬餘級南蠻率衆歸附者萬七千人

冬十月楊收罷

楊元价兄弟受方鎮之賂屢有請託收不能盡從元价怨出之（後收以受賂事發長流驩州賜死）

吐蕃拓跋懷光斬論恐熱傳首京師

吐蕃自是衰絶乞離胡（即吐蕃佞相所立贊普事見前）君臣不知所終

十一月以高駢為静海軍節度使

自李琢侵擾羣蠻為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始平乃

司樂賤工而界以將軍重任爵賞之濫奚啻爛羊都尉曹確切陳貞觀訓詞復稱述太和近事懿宗略不採納其視宣宗欲授

置靜海軍于安南以騈為節度使

丁亥八年春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入朝

先是義潮克復涼州至是入朝命其族子惟深守歸義

三月以李可及為左威衛將軍

上好音樂宴遊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每月晏設不減十餘水陸皆備每行幸內外諸司扈從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可及善為新聲上以為將軍曹確諫

醫者揚官聞諫收救真相去霄壤矣

由桂至徐數千里其間州鎮以十數乃惟湖南請輸兵甲山南發兵守險此外不聞有一發兵捕勦者時當猜玩之餘縱賊不

日太宗定文武官六百餘員謂房元齡曰朕以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不可處也太和中文宗欲以樂工為王府率拾遺竇洵直諫即改光州長史乞別除可及官不從

戊子九年秋七月桂州戍卒作亂判官龐勛將之北還冬十月陷宿徐州因觀察使崔彥曾（慎由從父弟）十一月詔遣康承訓發諸道兵討之

初南詔陷交趾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

小遂至坐視淪胥而莫之救蓋唐室之不綱久矣

戍桂州約三年而代至是戍桂者已六年屢求代還徐泗觀察使（咸通五年復置）崔彥曾性嚴刻押衙尹戡等用事以軍帑空虛不能發兵請令更留戍一年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許佶等作亂殺都將王仲甫推糧料判官龐勛為主劫庫兵北還所過剽掠州鎮莫能禦（至湖）南監軍誘輸其兵甲勛等更出私財造之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崔鉉嚴兵守要害不敢入其境乃泛舟沿江東下自浙西入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使慰勞都押衙李湘曰徐卒擅歸勢必為亂雖無敕令誅討藩鎮大臣當臨事制宜高郵岸峻而水深狹請將奇兵伏于其側焚荻舟以塞其前以勁兵促其後可盡擒

也緩之度淮為患必大綱素儒怯曰彼在淮南不為暴聽其自過餘非吾事也浙西唐浙西節度治潤川賊沿江而下由潤州而上廣陵故云廣陵淮南節度治高郵漢縣明為州今州屬揚州府先是朝廷聞亂遣中使赦其罪部送歸徐復敕崔彥曾慰撫彥曾遣使喻以敕意道路相望勛等行及徐城縣名乃言于衆曰吾輩擅歸思見妻子耳今聞已有注見前密敕下本軍至則滅族與其自投羅網曷若相與戮力同心赴湯蹈火豈徒脫禍富貴可圖也衆皆呼躍稱善遂于遞中申狀乞停尹戡等職任仍請戍還將

士別置營將彥曽乃數勛罪命都虞侯元密將三千人討之仍令宿泗州出兵邀擊密至任山（在徐州府銅山縣西南）頓兵不進欲俟賊至擊之賊詗知乃詭道趣苻離（漢縣故城在今宿州）宿州兵出戰望風奔潰賊遂攻城陷之勛自稱兵馬留後夜掠船順流而下（沿汴入淮）欲入江湖為盜比明官軍始覺狼狽追之大敗密及士卒死者殆千人餘皆降于賊賊遂還趣彭城時城中無備或勸彥曽奔兗州彥曽怒曰吾為元帥城陷而死職也立

斬言者俄而賊至城陷因彦曾殺尹戡等分遣其黨屯據要害縣鎮遠近羣盜皆倍道歸之由是賊衆益熾詔以康承訓爲行營都招討使王晏權戴可師爲南北面招討使大發諸道兵以隸之承訓奏乞沙陀三部落沙陀薩葛安慶三部使朱邪赤心執宜之子帥以自隨詔許之既而承訓至新興諸道兵集者纔萬人以衆寡不敵退屯宋州可師將兵渡淮轉戰而前恃勝不設備賊衆數萬奄至縱擊官軍大敗可師及監軍皆死晏權兵數退衄朝廷以曹翔代之新興鎮名在歸德府永城北

十二月龐勛遣其黨陷滁和州攻泗州不克滁州隋置今隸安徽和州泗州注俱見前初辛雲京之孫讜寓居廣陵喜任俠年五十不仕與泗州刺史杜慆悰之弟有舊及龐勛亂讜詣慆勸避之慆曰安平享其祿位危難棄其城池吾不為也誓與將士共死此城讜曰公能如是僕當與公同死乃還廣陵與其家訣復如泗州先是龐勛以泗州當江淮之衝遣其將李圓攻之慆預完守備賊不能克及是

勛益發兵使吳迥代圓進攻晝夜不息時敕使郭厚本將淮南兵救泗州至洪澤湖名在淮安府山陽縣西南與泗州盱眙接界湖東舊有鎮為南北要衝後因全淮涌注久已湮廢畏賊彊不敢進讜夜乘小舟潛度說厚本往還者再厚本將許之都將袁公弁唐書作昇曰賊勢如此何暇救人讜援劍瞋目謂公弁曰泗州陷在旦夕君受詔救援乃逗遛不進上辜國恩雖生可羞且泗不守則淮南為寇場君尚能獨存耶吾今當殺君而去直前擊之厚本急抱止之公弁僅免讜乃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為之流涕厚本乃分五百人與之讜帥以濟焰亦出兵表裏擊賊賊遂敗走已而

賊陷都梁城執郭厚本都梁城在今盱眙縣東南都梁山上據淮口分兵南寇舒廬北侵沂海攻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又掠和州刺史崔雍引賊入城賊遂大掠泗州援絕糧盡讙夜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破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以衆追之讙力鬬三十餘里乃得免至揚州淮南節度治見令狐綯至潤州浙西節度使見杜審權時皆傳泗州已陷及讙至審權乃遣兵二千人與淮南共輸鹽米以救之明年正月讙以浙西軍至楚州賊水陸布兵鏁斷淮流讙募敢死士先以四舟乘風直進死戰斧斷其鏁乃至州從匡為

賊所阻讜還迎之揚旗鼓譟而前賊見其勢猛銳避之軍乃入已而讜復帥驍勇四百迎糧于揚潤賊夾岸攻之讜轉戰百餘里乃得至廣陵止于公館不敢入家舟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還至斗山賊將帥衆萬餘密布戰艦以拒之自卯戰至未官軍不利讜令勇士乘小舟入賊艦旁戰柵之下以槍揭大牛焚之賊皆潰走官軍所載乃得入城 楚州注見前 斗山在盱眙縣東北陡臨淮水故亦曰陡山戰柵縛木于艦旁出四五尺謂之戰柵火牛團草以爇其形若牛故名

是歲江淮旱蝗

己丑十年春正月同昌公主適右拾遺韋保衡 字蘊用京兆人 公主郭淑妃之女上特愛之傾宮中珍玩以為資送

賜第總戶皆飾以雜寶井欄藥臼亦以金銀為之賜錢五百萬緡他物稱是

二月康承訓敗賊于鹿塘寨名在歸德府永城縣東南承訓將諸道兵七萬餘人屯柳子此鳳陽之柳子鎮也在今宿州西之西自新興至鹿塘三十里壁壘相屬使朱邪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為前鋒陷陳却敵十鎮之兵服其驍勇承訓數與賊戰敗之賊將自矜淮口之捷謂破戴可師令三萬人夜襲鹿塘寨黎明圍之自謂功在漏刻沙

陀左右突圍出入如飛賊紛擾移避沙陀縱騎蹂之賊遂大敗官軍蹙之于濰水（注見前）溺死者不可勝計自鹿塘至襄城（襄當作相今宿州北有相城古相縣也去永城縣鹿塘寨數十里而近）伏屍五十里斬首三萬餘級（初龎勛募人為兵人利其剽掠皆斷鉏首而銳之執以應募已而官軍大集宋州應募者少勛乃驅人為兵斂富室及商旅財十取八九民不聊生始厭苦之會有敕諸軍破賊得農民皆釋之由是賊每與官軍遇其驅掠之先自潰）

夏四月龎勛殺崔彥曾自稱天册將軍與官軍戰敗

康承訓進與賊將姚周戰一日數十合沙陀以精騎

邀之屠殺殆盡周奔宿州勛守將梁丕斬之勛聞之大懼議自將出戰周重素以才畧自負勛迎為上客曰不若遂建大號悉兵四出決死力戰殺崔彥曾以絕人望勛以為然殺彥曾及募僚温庭皓彥博裔孫庭筠弟監軍郭厚本等初勛陷彭城召庭皓草表求節鉞庭皓請還家草之明日庭皓見勛曰昨所以不即拒者歸與妻子訣耳今謹來就死勛笑曰書生敢爾不畏死耶龐勛能取徐州亦何患無人草表乃使周重為之及是皓遂遇害選丁壯得三萬人給以精兵許佶等推勛為天册將軍勛以父舉直為大司馬留守徐州或曰將軍方擐兵戟

（不可以父子之親失上下之節乃令舉直趨拜于庭勛據案而受之）先是魏博何全皥遣兵助官軍討賊屯于豐及是勛擊敗之約諸寨兵合五六萬人乘勝攻柳子（本賊所屯賊敗官軍守之）康承訓設伏以待之賊兵先至者遇伏敗走勛所將皆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之賊狼狽自相蹈藉死者數萬人勛走歸彭城

馬舉將兵救泗州賊衆大敗泗州圍解

先是戴可師戰死詔以前天雄軍（本魏博軍號自田悅拒命遂削罷之）

咸通四年復置天雄軍于泰州節度使馬舉代為南面招討使通鑑不載馬舉官爵今依唐書帝紀補輯再考康承訓傳舉作士舉又令狐綯傳舉以右衛大將軍代綯鎮淮南吳縝糾繆以名與官號紀傳不同莫知孰是今按紀傳文蓋舉以節度使罷為將軍復出為招討使故于紀稱前也至于舉作士舉此乃傳錄之耳至是舉將精兵三萬救泗州分軍三道渡淮至中流大譟聲聞數里賊大驚斂兵屯城西寨舉就圍之縱火燒柵賊衆大敗吳迥退保徐城泗州之圍始解泗州被圍凡七月守城者不得寐面目皆生瘡已而吳迥竄據濠州馬舉攻破之迥走死

五月陜民作亂逐觀察使崔蕘蕘以器韻自矜不親政事民訴旱蕘指庭前樹曰此尚有葉何旱之有杖之民怒逐之蕘走渴求飲民以溺飲之先是懷州刺史劉仁規亦以民訴旱揭榜禁之民遂作亂逐仁規後光州民復逐其刺史李弱翁右補闕楊堪等上言刺史不道百姓負冤當訴于朝廷寘諸典刑豈得羣聚擅自斥逐此風不可長宜加嚴誅以懲來者

以劉瞻字幾之桂陽人同平章事

先是蕭寘復之孫五年四月相高璩字瑩之少逸兄元裕子六年四月相徐商六年

六月相　于琮八年七月相　相繼同平章寘與瑑在位皆不久

卒商至是出爲荆南節度使瞻素有清節劉瑑作相

以宗人遇之薦爲翰林學士商既罷瞻遂相

秋八月賊將張元稔以宿州降引兵進平徐州

初龐勛怒梁丕殺姚周使張元稔代之以其黨張儒

張實等將城中兵數萬拒官軍至是康承訓乘勝進

抵宿州攻之不能克遣辯士招諭之元稔嘗戍邊有

功雖脅從于賊心常憂憤呂所親數十人謀歸國衆

多從之乃勒兵斬儒等開門出降承訓即宣敕拜御史中丞賜遺甚厚元稔復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為城陷引衆趣符離及徐州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元稔復入城暮發平安火明日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趣符離符離納之斬其守將收其兵北趣徐州圍之喻城上人曰朝廷唯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奈何為賊城守于是守城者稍稍棄甲投兵而下崔彦曾故吏路審中開門

納官軍龎舉直許佶自北門出元稔遣兵追斬之悉誅戍桂者其親屬皆死徐州遂平勛將兵二萬自石山出承訓引步騎八萬西擊之使朱邪赤心將數千騎為前鋒勛襲宋州陷其南城南掠亳州沙陀追及之官軍亦大集縱擊殺賊近萬人餘皆溺死勛亦死數日乃獲其屍賊諸寨皆殺其守將而降

即石佛山在徐州府銅山縣南

賊既平張元稔入為右驍衛大將軍康承訓為河東節度使加同平章事杜慆為義成節度使

冬十月以朱邪赤心為大同軍節度使賜姓李名國昌

辛讜為亳州刺史

上嘉赤心之功置大同軍于雲州（注見前）以赤心為節度使召見賜姓名賞賚甚厚讜先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及除亳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慆不能成也（國昌尋徙鎮振武）

流陳蟠叟于愛州（注見前）

上荒晏不親庶政委任路巖巖奢靡頗通賂遺至德（唐縣五代吳改建德今屬池州府）令陳蟠叟上書言事召對請破邊

咸一家可贍軍二年上問咸爲誰對曰路巖親吏上怒流之自是無敢言者

庚寅十一年春正月羣臣上尊號

貶康承訓爲恩州唐置今肇慶府恩平縣是司馬

路巖韋保衡上言承訓討龐勛時逗撓不進又貪虜獲不時上功貶之

二月南詔攻成都

初鳳翔少尹李師望請置定邊軍師望言嶲州當南詔要衝成都道遠

難以節制請建定邊軍屯重兵于嶲州以邛州為理所詔從之即以師望為節度使師望建議從利專方面其實邛距成都一百六十里嶲距邛尚千里其欺罔如此

南詔驃信蠻語君也酋龍傾國入寇陷嘉今四川嘉定府是恭雅

注俱見前州李福之鎮西州也南詔遣清平官董成等以奏遣還國于是南詔已僭號欲抗禮福怒囚之已劉潼代福奏遣還國于是南詔遣使來謝李師望欲激怒南詔以求功遂殺之定邊將士怨師望貪殘欲生食之陰遣人致意南詔教使入寇師望以計免詔以竇滂代之滂貪殘更甚于師望定邊大困會蠻寇至陷嘉州滂傑之大渡河諸將結陳將戰滂單騎宵遁蠻遂陷黎雅

至是西川民聞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市里皆滿人所占地不過

一席許雨則戴箕畚自庇城中井為之竭取摩訶池泥汁澄而飲之摩訶池舊在成都府城内今堙

節度使盧耽與前瀘州唐置今隸四川刺史楊慶復共修守具選將校募驍勇之士厚給糧賜得三千人號曰突將蠻進軍定邊北境耽遣使致書其用事之臣杜元忠問所以來之意蠻以耽待之恭與盤桓由是成都守備粗完蠻進陷雙流隋縣今屬成都府抵成都時與元鳳翔援軍已至漢州州會竇滂奔漢州自以失地欲西川相繼陷没以分其責每遇援軍輙說以蠻衆多于官軍數十倍諸將皆不敢進漢州唐置今屬成都府越數日蠻合梯衝四面攻城楊

慶復等悉力拒守帥突將出戰俘斬二千餘人焚其攻具蠻稍卻蜀人素怯突將利于厚賞勇氣自倍其不得出者皆憤藝求奮朝廷以顏慶復為東川節度使援蜀諸軍皆受節制貶竇滂康州司戶而遠之顏慶復至新都漢縣今屬成都府蠻分兵來拒慶復擊破之將軍宋威繼至會戰蠻軍又大敗威遂進軍距城二十里方成都圍急盧耽請遣使與蠻和詔以太僕卿支詳為宣諭通和使詳至蠻遣使迎之詳謂曰受詔約和冀不犯成都也今矢石晝夜相交何謂和乎既而蠻屢敗數遣使請和城中依違答之蠻益急攻城會官軍已至城下蠻夜燒攻具遁去比

旦官軍乃覺威飯士欲追之顔慶復忌其功朝廷使顔慶復救成都命威為後繼威乗勝先至城下故慶復疾之牒威還漢州蠻至雙流阻水狼狽造橋三日乃得過蜀人甚恨之然自是成都有備成都舊無壕塹顔慶復始教築壅門城穿塹引水滿之入植鹿角分營鋪壅門之外别築墻以避城門謂之壅門鹿角斬木為之環列于城外以限衝突營士卒所居鋪候望所守蠻亦不復來犯矣西川牙將以功補官者堂帖人輸堂例錢三百緡貧者苦之堂帖沈括曰唐中書指揮事謂之堂帖

夏四月以韋保衡同平章事曹確罷保衡代

保衡以右拾遺尚主尋遷翰林學士至是纔歲餘遂相

秋八月魏博殺其節度使何全皞

全皞年少驕暴好殺軍中作亂全皞單騎走追殺之自何進滔得魏博至全皞傳三世四十二年而滅推大將韓君雄魏州人為留後成德節度使王景崇為請旌節詔許之君雄後賜名允中乾符初卒子簡為留後

同昌公主卒貶劉瞻為驩州司戶溫璋為振州唐置治寧遠改

城在今崖州司馬

同昌公主卒諡文懿上痛悼不已殺醫二十餘人收其其親族三百餘人繫獄宰相劉瞻召諫官言之莫敢進乃自奏之畧曰修短之期人之定分昨公主有疾醫官非不盡心而禍福難移竟成蹉跌械繫老幼物議沸騰奈何以達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謗上覽奏不悅瞻又與京兆尹温璋等力諫上大怒叱出之瞻尋罷為荊南節度使璋貶振州司馬璋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仰藥卒韋保衡又與路巖共譖瞻云與醫官通謀投

溺愛厚殉其謬目不侍言然如自二十與三十餘里云云舞罷珠璣覆地則理所必無夫數百人之首飾安得如許雜寶即誠有之亦豈能覆二十里之遠蓋所云付之不善作史者形容而甚其詞耳

毒藥貶康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鄭畋草制曰安數畋之居仍非已有卻四方之賂惟畏人知巖謂畋曰侍郎乃表薦劉相也坐貶梧州刺史鄭畋字台文滎陽人巖素與膽議論不協既貶猶不快閱十道圖以驩州去長安萬里再貶之明年正月葬同昌公主服玩每物皆百二十輿錦繡珠玉輝煥三十餘里樂工李可及作歎百年曲舞者數百人以雜寶為首飾絁八百匹為地衣舞罷珠璣覆地

冬十月以王鐸字昭範播從子同平章事鐸韋保衡及第時主文也唐禮部校文主司謂之主文保衡緣恩倖輔政以由鐸得進士事之謹然鐸素薄保衡保

衡亦病鐸在政府持其事不得肆遂譖之鐸後出為

宣武節度使鐸罷相在十四年六月

復以徐州為感化軍

先是徐州賊平置徐泗都團練防禦使既而餘賊相聚

閭里為羣盜上用廷臣議太子少保李膠等言使名雖降兵額尚存以為

支郡則糧餉不給分隷別藩則人心未服宜有更張庶為兩便從之徐州仍為觀察使

統徐濠宿三州泗州別為團練使割隷淮南至是復以徐州為節

度使名感化軍

辛卯十二年夏四月路巖罷

巖與韋保衡素相表裏勢傾天下時日其黨為牛頭阿旁言如鬼陰惡可畏也既而爭權有隙保衡遂短巖于上出鎮西川巖出城路人以瓦礫擲之巖謂權京兆尹薛能日臨行煩以瓦礫相餞能日向來宰相出府司無例發人防衛巖甚慙薛能字大拙汾州人

五月上幸安國寺

賜寺僧沉檀講坐二各二丈設萬人齋

冬十月以劉鄴同平章事

鄴素附韋保衡路巖巖既罷鄴以禮部尚書相仍判度支

壬辰十三年春正月幽州節度使張允伸卒

允伸鎮幽州二十三年勤儉恭謹邊鄙無警上下安之得疾請委軍就醫許之以其子簡會為留後允伸病甚表納旌節而卒已而平州刺史張公素范陽人以兵來會喪公素素有威望為幽州人所服簡會懼奔詔以公素為留後尋授節度使

二月于琮罷以趙隱字大隱京兆奉天人同平章事夏五月貶琮為韶州刺史

琮為韋保衡所譖罷相再貶韶州琮妻廣德公主上之妹也與琮偕之韶行則肩輿門相對坐則執琮之帶琮由是獲全時諸公主多驕縱惟廣德動遵法度事于氏宗親無不如禮内外稱之

秋七月以李璋為宣歙觀察使

韋保衡欲以其黨裴條為郎官憚左丞李璋方嚴恐其不放上郎官除授非人丞得糾劾不令上官先遣人達意璋曰朝廷

還除不應見問保衡怒出之

八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卒以其長史曹義金代之

是後中原多故朝命不及回鶻陷甘州餘州為羌胡

所據

癸巳十四年春正月遣迎佛骨夏四月至京師

上遣敕使詣法門寺迎佛骨羣臣諫者甚衆至有言

憲宗迎佛骨尋宴駕者上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

及至京師儀衛之盛過于郊祀上降樓膜拜流涕霑

臆迎入禁中宰相巳下競施金帛因下徳音降中外

繫囚

秋七月帝崩普王儼帝第五子即位是為僖宗

上疾大漸中尉劉行深韓文約立上少子普王儼為

皇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帝崩太子即位時年十二

八月闕　河南大水

九月貶韋保衡為賀州刺史尋賜死

冬十月以蕭倣同平章事

倣前鎮義成治滑州河患民賴以安入為兵部尚書至是遂相

僖宗皇帝

甲午乾符元年春正月關東旱饑

翰林學士盧攜字子升鄭州人上言曰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則春夏滋榮今關東旱災所至皆饑人無依投待盡溝壑其蠲免餘税實無可徵而州縣督趣甚急動加捶撻雖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謂督催之吏卒酒食之費未得至于府庫也

朝廷儻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敕州縣一切停徵仍發義倉亟加賑給敕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

賜路巖死

巖先貶新州注見前刺史巖喜聲色遊晏在西川委政于親吏邊咸郭籌軍中不安坐貶在道削官長流儋州注亦見前尋賜死巖之為相也密奏三品以上賜死皆令使者剔取結喉三寸以進驗其必死至是自罹其禍所死之處乃楊收賜死之榻也邊咸郭籌皆伏誅初巖自淮南崔鉉幕府入為御史不出長安十年至宰相其入翰林也鉉聞之曰路十乃入翰林如何得老果如其言

二月葬簡陵在西安府富平縣西北

賀善贊曰懿宗即位十四年無一善可紀是以內盜迭興南詔再亂民遂其上而唐室大壊矣

夏五月以劉瞻同平章事秋八月卒

瞻之貶也人無賢愚莫不痛惜及還長安兩市人率錢雇百戲迎之瞻聞之改期由他道而入初瞻南遷劉鄴短之于韋路至是鄴懼延瞻置酒瞻歸而卒人以為鄴鴆之也

以崔彥昭字思文羣從子同平章事

自楊收路巖韋保衡皆以朋比受賂得罪及是蕭倣秉政彦昭輔之頗革前弊彦昭察而不煩時論稱之

冬十月劉鄴罷以鄭畋盧攜同平章事

蕭倣崔彦昭素惡鄴故罷畋攜同時並相

十一月羣臣上尊號

濮州人王仙芝作亂

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為

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是歲王仙芝聚衆數千人起于長垣（漢縣今屬大名府）

乙未

二年春正月以高駢為西川節度使

先是南詔寇大渡河遂陷黎州入邛崍關（在雅州府榮經縣西寰宇記關約山據險控扼蕃夷要害）成都大震驟信遣節度使牛叢書云欲入見天子面訴冤抑今假道貴府止留數日叢素懦怯欲許之楊慶復以為不可斬使者留二人遣還授以書詈辱之蠻兵乃退詔高駢詣西川制置蠻

事尋以為節度使駢至劍州先遣使開成都門或諫曰蠻寇逼近萬一豨突奈何駢曰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何敢輒犯成都今春氣向暖數十萬人蘊積城中將成癘疫不可緩也使者至縱民出城各復常業民大悅蠻方攻雅州聞之遣使請和引去駢發兵追至大渡河殺獲甚衆擒其酋長數十人修復卭崍關大渡河諸城柵各置兵數千戍之自是蠻不復入寇蠻之寇大渡河也防河兵馬使黄景復再戰再勝會蠻發中國兵繼至景復力戰無救軍遂潰至是高駢青景

駢初至西川諸事機畧頗漫信妖術焚紙散豆遂蔽軍士之心且停廩省官後濟以嚴酷浸致突將謀亂牓謝既而大体好殺濫及多人豈良將所為哉

役守失斷之揚慶復所募突將以守成都功優給右職駢悉令納牒停其廩給突將皆憤怨駢好妖術每發兵焚紙畫人馬散小豆曰蜀人怯今遣元女助兵軍士恥之駢又停省吏官刑罰嚴酷由是突將困之作亂大譟入府駢走匿廁間監軍遣人招諭許復職名廩給乃肯還營駢將謝突將而陰籍其名尋使人掩捕殺之老幼無遺凡數千人

以田令孜蜀人本姓陳氏為中尉

上之為晉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為中尉上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為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納賄除官不復關白每見

常自備果食與上對飲啗上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上藉兩市商貨悉輸內庫中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不敢言

浙西鎮遏使王郢作亂

先是以趙隱出鎮浙西（在元年二月）鎮遏使王郢等有戰功隱賞以職名而不給衣糧郢等遂刦庫兵作亂收衆萬人攻陷蘇常州泛江入海轉掠浙南及福建大爲人患（後裴璩爲浙西節度使密招郢黨降之散其徒六七千人郢收餘衆走明州鎮遏使劉巨容射

而殺之餘黨皆平 裴璩習從曽孫劉巨容徐州人

夏五月同平章事蕭倣卒六月以李蔚字茂休隴西人同平章事

時天下盜起宦官持兵柄倣以鯁直見忌及卒蔚代之

王仙芝陷濮曹州寃句漢縣金廢故城在曹州府屬荷澤縣人黄巢聚衆應之

仙芝及其黨尚君長攻陷濮曹州天平節度使薛崇

出兵擊之不利宼句人黄巢善騎射喜任俠麤涉書傳屢舉不第遂與仙芝共販私鹽至是聚衆應之攻剽州縣民之困于重斂窘而逃命者爭歸之聚衆至數萬

秋七月大蝗

飛蝗蔽日所過赤地京兆尹楊知至_{女士之子}奏蝗不食稼皆抱荆棘而死宰相以下皆賀

冬十月貶董禹爲郴州司馬

右補闕董禹諫上遊畋擊毬上賜金帛以褒之卯寧節度使李侃奏為假父求贈官侃為宦者假子禹上疏論之語侵宦官樞密使楊復恭本姓林氏為楊欽義養孫等訴于上遂坐貶

十二月以宋威為諸道行營招討使

王仙芝寇沂州平盧節度宋威請帥兵討賊故有是命仍詔諸道兵取處分

丙申三年春正月天平軍亂詔本軍宣慰之

天平軍遣將士張晏等救沂州還聞北境有盜使留扞禦晏等不從諠譟趣府都將張思恭出城慰諭然後定詔本軍宣慰無得窮詰胡三省曰唐自中葉以來姑息藩鎮至其末也姑息亂軍遂陵夷以至于亡

二月令天下鄉村各置弓刀鼓板以備羣盜

三月崔彥昭罷以王鐸同平章事彥昭罷為太子太傅鄭畋數推鐸遂以左僕射復相

夏五月以李可舉為盧龍節度使

初可舉父茂勳回鶻阿布思之裔以軍功賜姓名逐張公素而代之至是茂勳致仕請以軍授可舉從之

六月雄州唐置後廢故城在寧夏府靈州地震裂水湧出壞州城及公私廬舍皆盡

秋七月宋威擊王仙芝于沂州大破之

宋威擊王仙芝大破之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縱遣諸道兵百官皆入賀居二日州縣奏仙芝尚在攻剽如故時兵始休詔復發之士皆憤怨思亂仙芝尋陷汝州又陷

陽武鄭州復攻啓郇

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字進之慎由弟發兵討王仙芝

九月乙亥朔日食

冬十二月王仙芝寇淮南諸州

鄭畋上言自沂州奏捷之後仙芝愈肆猖狂屠陷五六州瘡痍數千里宋威衰病殊無進討之意曾元裕望風退縮崔安潛威望過人張自勉驍勇良將宮苑使李琢西平王晟之孫嚴而有勇請以安潛爲行營

都統琢為招討使代威自勉為副使代元裕上頗采其言

以王仙芝為神策押牙不受

王仙芝攻蘄州以書與刺史裴渥約斂兵不戰渥許為之奏官開城延仙芝及黄巢輩入置酒厚贈之表陳其狀詔以仙芝為左神策軍押牙仙芝甚喜黄巢以官不及已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横行天下今獨取官而去使此五千餘衆安所歸乎因毆仙芝傷首

其衆諠譁不已仙芝遂不受命大掠蘄州分其軍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尚君長二千餘人從巢分道而去

丁酉四年春二月南詔酋龍死子法立請和許之

酋龍爲邊患殆二十年及是死子法立好畋獵酣飲委國事于大臣嶺南西道節度辛讜奏南詔請和且言諸道兵戍邕州歲久餽餉疲弊請許其和使羸瘵息肩詔許之但留荊南宣歙數軍餘減六七先是高駢奏遣僧景仙託遊行入南詔說諭酋龍許以公主妻之時駢才築成都羅城恐蠻寇驚伐又以蠻俗尚浮屠故

欲先遣景仙往苗龍果禮之信用其言已而決立請和親無表但令督爽牒中書請為弟而不稱臣禮部侍郎崔澹等言南詔驕僭無禮高駢不達大體因一僧咕囁卑辭誘致其使若從其請恐垂笑後代駢上表表與澹等辨詔諭解之後辛讜復遣攝巡官徐雲虔如南詔牒使稱臣奉表貢方物法見雲虔與抗禮謂曰南詔已與唐約為兄弟不則舅好何表貢之有雲虔曰驃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詔為一恩德深厚中間小忿罪在邊鄙今驃信欲合六詔為一違祖考之故事乎順祖考孝也事大國義也息戰爭仁也審名分禮也四者皆令德也可不勉乎驃信待雲虔甚厚比還授以木夾二一上中書門下一牒嶺南西道然猶未肯奉表稱貢崔澹博陵人也督爽南詔官名幕琮爽等官分理諸務其相督之木夾蓋所以夾文書者

夏四月壬申朔日食

秋七月王仙芝黄巢圍宋州

仙芝陷鄂州巢陷鄆州沂州至是合軍圍宋威于宋州將軍張自勉將忠武兵七千救之殺賊二千餘人賊解圍遁去王鐸盧攜欲使自勉以所將兵受宋威節度鄭畋以為威與自勉素有疑忿若在麾下必為所殺不肯署奏遂皆求罷免不許

鹽州作亂逐刺史王承顔詔貶承顔象州司唐置今屬柳州府

户承顔素有政聲以嚴肅為驕卒所逐朝廷與貪暴致亂者同貶時人惜之

冬十一月王仙芝遣尚君長請降宋威執之以獻斬之

招討副都監楊復光（閹人宦官楊元价養子）遣人説諭王仙芝仙芝遣尚君長等請降宋威遣兵劫取以獻奏與戰生擒復光奏君長實降詔以御史鞫之竟不能明遂斬之

江州刺史劉秉仁斬賊帥柳彦璋

彦璋王仙芝別將襲陷江州執刺史陶祥使上表請降敕以彦璋為將軍令衆散以劉秉仁為刺史彦璋擁衆剽掠如故至是秉仁乘驛之官單舟入賊水寨彦璋出不意即迎拜秉仁斬之而散其衆

戊戌

五年春正月王仙芝寇荊南

王仙芝寇荊南節度使楊知溫知至之兄不設備賊陷羅城知溫猶賦詩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自將救之時有沙陀五百在襄陽福與之俱至荊門唐縣五代高氏于此置軍

元改為州今鄧安陸府遇賊沙陀縱騎奮擊破之仙芝間之焚掠而去死者什三四

招討副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于申州詔以為招討使張自勉副之

先是鄭畋與王鐸盧攜爭論用兵于上前畋不勝退上奏曰自王仙芝俶擾崔安潛首請討之賊不敢犯其境又以兵授張自勉解宋州圍使江淮漕運流通不輸尅手今罷自勉而以所將兵七千人隸宋威威

復奏加誣毀若勍寇忽至何以枝梧臣請以四千人授威餘三千人使自勉將之守衛其境盧擕不以為然上不能決敗復上言宋威欺罔朝廷敗衂狼籍宜正軍法不從至是元裕大敗仙芝殺萬人招降散遣者亦萬人乃罷威而以元裕為招討使自勉副之

大同軍亂殺防禦使段文楚推李克用為留後

振武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為沙陀副兵馬使戍蔚州時河南盜賊蜂起雲州沙陀兵馬使李盡忠與

牙將康君立（興唐人）薛志勤（即薛鐵山奉誠人）程懷信李存璋（存璋字德璜雲州人）等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于四方此乃英雄立功名取富貴之秋也李振武功大官高名聞天下其子勇冠諸軍若輔以舉事代北不足平也衆以為然會代北薦饑漕運不繼防禦使段文楚頗減軍士衣糧軍士怨怒盡忠遣君立潛詣蔚州說克用起兵除文楚而代之克用曰吾父在振武候我稟之君立曰今機事已泄緩則生變于是盡忠夜

執文楚繫獄克用率其衆趣雲州行收兵衆且萬人盡忠送符印請克用為留後而殺文楚克用遂入府視事表求勅命朝廷不許國昌上言請速除防禦使若克用違命臣請帥本道兵討之終不愛一子而負國家朝廷乃以盧簡方為防禦使詔國昌語克用令迎候如常儀除克用官必令稱愜李克用始此

二月曾元裕大破王仙芝于黄梅階縣今屬黄州府斬之

元裕大破仙芝殺五萬餘人斬仙芝首傳京師餘黨

國昌謬托公忠旋抗朝命奸雄情狀固然然亦時謀國者始啓昌國之叅而後敢除防禦又慮

散去

黄巢自稱衝天大將軍陷沂濮掠宋汴

巢方攻亳州未下尚讓帥仙芝餘衆歸之推巢號衝天大將軍（改元王霸）署官屬攻陷沂濮掠宋汴（尋又陷虔吉饒信等州　信州今廣信府是唐置　虔州吉州饒州注俱見前）

夏四月以李國昌為大同節度使國昌不奉詔

朝廷以克用據雲中以李國昌為大同節度使以為克用必無以拒也國昌欲父子并據兩鎮得制書毀

克用之拒而即以節度界國昌恇怯無主早已爲所輕量安得不釀成跋扈那

之殺監軍與克用合兵進擊寧武軍名今寧武府是及岢嵐軍今太原府岢嵐州是

詔河南貸商稅富人錢穀除官有差

詔以東都軍儲不足貸商旅富人錢穀以供數月之費仍以空名告身賜之時連歲旱蝗寇盜充斥耕桑半廢租賦不足故有是命

五月鄭畋盧攜罷

鄭畋盧攜議南詔事時南詔遣使請和攜欲和親畋不可攜

怒拂衣起袂罥硯墮地破之上聞之曰大臣相詬何以儀型四方遂皆罷之

以豆盧瑑字希真河南人崔沆字內融鉉之子同平章事

是日宣麻大風雷雨拔樹識者知其不終云時宰相有好施者嘗囊錢自隨行施匄者每出襤褸盈路有朝士以書規之曰今百姓疾弊寇盜充斥相公宜舉賢任能紀綱庶務捐不急之費杜私謁之門使萬物各得其所何必如此行小惠乎

六月以高駢為鎮海節度使

王仙芝餘黨剽掠浙西朝廷以高駢先在天平有威

名仙芝黨多鄆人乃使駢鎮浙西

秋七月黃巢寇宣州入浙東注見前

黃巢寇宣州觀察使王凝字成庶翊曾孫拒之巢攻城不克

乃引兵入浙東開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諸州

冬十月河東昭義合兵討沙陀大敗昭義節度使李鈞

業之子戰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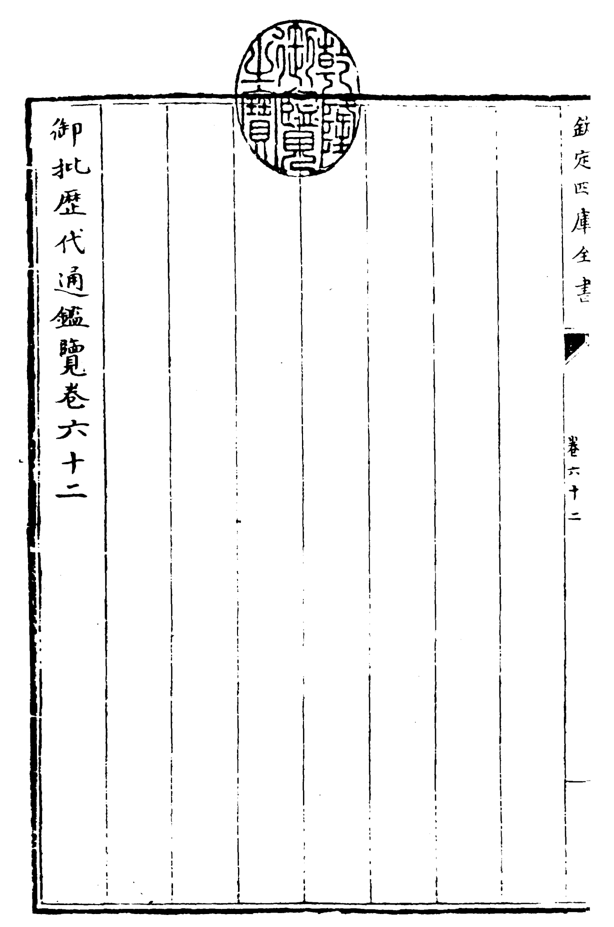
十二月曹師雄寇掠二浙

王仙芝餘黨曹師雄寇掠二浙杭州募兵使石鏡鎮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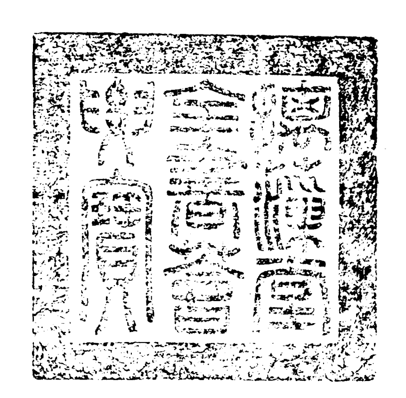
在臨安縣南以石鏡山名後改山為衣錦山

都將董昌臨安人等將以討之

臨安人錢鏐字具美以驍勇事昌為兵馬使錢鏐事始此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六十二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吴舒帷
謄録監生臣李邦燮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

